

火 烽 的 洲 歐

譯 編 舟 葉 張

刊 店 書 流 中

索引

序

第一輯 歐戰主角的私生活

一 山居的希特勒

——考勒氏告訴我們說——非常榮譽的黑衫團特務員——都想一看元首的住宅——別墅只許
閣老們入內——解除了武裝方准進去——只有一條路可通——沒有新的動態——非常機密的
獵犬——不許人攝他照相——訪尋一所隱居的山壑——相傳頗有文學意識——隱居了近二十
年——不可放過一個可疑的人——行刺者都失敗——防範方法層出不窮——注意希氏衛隊行
動——每本德文書都會翻過——在「怠惰日」的希氏——他最嗜好影戲——閱讀到睡熟為止
——夜深討論會——覺得太放鬆了——一位典型的剃頭匠——每晨要洗面十分鐘——極少飲

三九

806071

啤酒——不忘做建築師的夢——希望在建築上留些鴻爪——總理府戒備同樣緊嚴——「國事犯」的資格——反對黨自然瓦解——他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二 烽煙瀾漫中的邱吉爾

——現在的戰時首相——星期日也要辦公——一份報紙一杯茶送到他床前——再也不會離開
白宮一步——一半時間在圖書館中——每天的工作——要接見全部議員——他能背誦詳細的
數字——準備一篇演說辭——沒有一天是够時間的

三 英國遠征軍司令戈特子爵

——激頭激尼的職業化軍人——他有一顆謙虛的心——大戰中的勇敢故事——同僚們的批評
——施展才略的機會

四 納粹空中魔王烏台特

——是戈林的一個足智多謀的同事——他發明了一種低飛猛炸的戰術——表演飛機碰撞的假
戲——不久成爲飛行大隊的領袖——以白粉袋作炸彈——襄助攝製「益智」短片——他是一個

一六

二一

二八

確有材幹的人

五 英國海軍三重鎮……………三二

——英國海軍有三位人物——海軍總司令龐特——沒有人能逼他退職——名副其實的模範水手——所有海軍重要職位都担任過——他們都稱他爲「大船」龐特——一隻不吃人的老虎——一向在預言着今番的戰爭——我們非建造大軍艦不可——把它稱做「驚人的失檢」——八面玲瓏的海上外交家——地中海問題的困難——鎮定和冷酷的態度——保持着英國在海上的尊嚴——把他們交給我來辦——他手下有兩位司令——福勃斯所負的責任——他掌管了世界水面四分之一的安全——天性愛好園藝——先發制人——克銀漢是個傑出的戰略家——地中海主要海軍根據地——他要負起海軍行動的責任

第二輯 新時代的新戰術……………四〇——七〇

一 間諜軍隊……………四〇

——間諜軍隊是怎樣工作的——隨便舉一個例——著名的「雷特案」——回溯拿破崙戰爭時代

——大間諜斯休米斯特——斯氏一生代表一種間諜型——做間諜的都是專家——業餘間諜
沒甚用處——四個女間諜絕好的題材——戰時可證明情報機關是否有效——英國情報機關在
戰時進行很順利

二 第五縱隊

——間諜戰爭早已開始了——戰後巴黎成爲間諜的大本營——間諜們的薪給並不十分高——
間諜事業的觀念——多吃飯少開口——女子不配做間諜嗎——當心漂亮的姑娘——間諜活動
三部曲——專門暗殺的間諜——「第五縱隊」在歐洲——這次挪威的教訓——東南歐危險大
增——美國人以爲「第五縱隊」與已無關——納粹「第五縱隊」活動的方式——歐洲二次大戰
中的間諜活動——賽如一盤棋局——間諜案件不肯輕易透露——一鱗半爪的消息——間諜恐
怖幾乎每天震動英國——法國宣戰後查得的一封信

三 降落傘部隊

——爭取勝利一種新的戰法——降落部隊戰法創始於蘇聯——各國都已有這種部隊的設置
——降落傘部隊的戰術——這次德軍的戰績——迅速地變成突擊部隊——這種部隊有些像敢

四八

六六

瓦隆——很少有生還之望——把「水平進軍」化成「立體進軍」的戰鬥形式

第三輯 幾次有名的會戰……………七二——一四一

一 華沙困守戰……………七二

——一個戰地記者的報告——到華沙的情形——我留居在孤城中——圍城中一位大英雄——
看到心酸的景象——我到處找尋攝影的資料——金銀已失却了作用——向中心區集中轟炸
——算是對華沙人民一種處罰——我親見一隻飛機跌下——轟炸城中猶太人——波蘭人過着
艱難的生活——要我作十分鐘的報告——一顆砲彈打中電台的一角——謠言散佈各處——中
立國人退出華沙

二 挪威失守前後……………八二

——這是一位美國記者的話——英法通知挪威敷設水雷——都默然露着股憂之色——舞場中
依然歌聲悠揚——這總不過是杞人之憂——午夜之變故——轟炸機來矣——不利的消息頻來
——飛機依舊在頭頂上盤旋——德國軍隊開進來了——等待征服者來臨——好似國慶日遊行

——報以勝利式的做笑——不煩一矢——無線電中有了播音——經歷着第一次真正的黑暗——羣衆欣賞着軍歌——德軍佔領挪威的經過——霍爾丹海軍根據地的大炮默不發聲——勃魯撒號之沉沒——偉大的軍事投機

三 丹麥淪陷的經過……………九六

——獨立尚未失去的前夕——以爲丹麥當可倖免於難——一個美麗安寧的城市——發見一些綠色傳單——看到了事變的真相——一切恢復當應了——一些事變經過——願上帝拯救丹麥——一個非常的景象——從苦痛到失望——只好逆來順受

四 菲朗特戰區巡禮……………一〇二

——沿途所見的戰鬥實情——體味「戰爭的香氣」——到鄧扣克去——炮火中風景線——整個鄧扣克成了廢墟——這裏的空氣都是殺氣——我們另找新戰場去

五 我們掩護鄧扣克的撤退……………一一二

——到北京附近去掩護退却——遍嘗炸彈的滋味——保持最後一條防線——這裏是一座火獄

六 法國怎會戰敗的……………一二五

——法軍動員的情形——我們的痛苦也開始了——從此過着異樣的生活——他們都願意爲我工作——我對兵士漸漸生了愛心——減少兵士們的憂悶——開拔時有許多流着淚——巴黎車站的一瞥——默默的一無聲息——時代落伍的人啊——個人色彩太濃厚——生離死別的關頭——沒有人喊『法蘭西萬歲』——潰敗的原因

七 魏剛防線突破以後……………一三八

——一道臨時布成的防線——不讓法軍有稍蘇喘息的機會——歷史上最可怖的惡戰——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所謂『魏剛陣線』——巴黎不攻自下——巴黎已開始撤退工作——德軍死亡四十萬——法軍已失勇氣

第四輯 決勝階段的歐戰……………一四二——一六三

一 英德如何作戰……………一四二

——英國準備死戰到底——「不列顛會戰」的前奏——英國之兩件艱巨工作——依賴對手——
方策之實施——進攻的方策——敵機之轟炸——陸軍的用處

二 枕戈以待的不列顛……………一四八

——英國八百年免受攻擊時期已告終——事實當前——預料怎樣——第三批軍隊——可能的
一點——加緊防衛——空軍降陸地點太多

三 英德海空爭霸戰……………一五四

——英國空軍實力不足——幾條生命線受到了打擊——德軍的作戰計劃和目標——空襲英國
的最好根據地——德國海軍非英敵手——空襲英國海軍的心臟——德按預定計劃作戰——空
襲尚未得到有效戰果——封鎖政策大大改變——佔了控制海洋的便宜——破壞力最大的器具
——大隊飛機威力仍十分可怕——潛水艇好像沒盡多大責任——決勝戰場在北海附近

第一輯 歐戰主角的私生活

一 山居的希特勒

考勒氏
告訴我
們說：

誰都知道二次歐戰是希特勒氏一手所掀起的；可是關於希特勒，他的名字我們雖然是很熟悉了，但他的「私生活」我們只恨「知之未詳」不久以前，有一位喚做考勒(Eians Jirgen Kohler)的，他曾經做過納粹黨警衛隊裏的特務員，也曾參加過德國祕密警察統轄下的一切間諜工作，素為德國祕密警察總指揮希墨萊所器重，後因某種緣故，突和納粹首領不睦，以致逃出德國；他寫了「德國祕密警察之內幕」(Inside the Gestapo)一書，其中有一節，正是說到希特勒的「私生活」的；他這樣告訴我們說：

非常榮
耀的黑
衫團特
務員：

做希特勒黑衫團的特務員，是一件非常榮幸的事，他是希特勒整個生命安全的保鏢。所以此中人員都須經過嚴格的挑選，他們的意志務與納粹主義具同一的觀點。在分派工作之先，所有平日接近的人，親戚朋友等等，都須經過一番慎密的調查。他們的



工作確實相當的難，專司防範希氏山頂別墅(Berghof)那偉大而幽雅的別墅離開繁華的市廛有九克羅米達之遠。

都想一
看元首
的住宅

我來勃采斯格庭(Berchtes Goden)已五年多了，到時費了許多艱難才認得這座小小的阿爾卑斯山村。幾年中這小小的鄉村已變成一個極大而且現代化的遊息之所了。這裏有飛機場，從前狹隘的山徑，現時已變成平坦廣闊的柏油路，到處有新造的亭台樓閣，環山羅列，新的路軌，亦已舖好，車站也擴大了。公共汽車每天帶來成羣的遊客，他們的來此並不是在欣賞勃采斯格庭的山川風景，目的在一望元首的豐采，或者至少是來觀光這座莊麗的元首住宅的。

別墅只
許閹老
們入內

但是汽車只能沿着大路向勃采斯格庭開駛，所以一般遊客所看見的祇是一條側路，蜿蜒而上山頂別墅。——這別墅只許權貴階級和被邀請的閹老們入內了，

了，

解除了
武裝方
准進去

某次我亦被喝止於障礙物之外，一個衛兵用電話把我報告給第二個衛兵，並問我身邊隨帶武器否，我答道自然有武器的，他說要解除了武裝方准進去，我費了許多辰光來解釋。我自己也是特務員之一，帶鎗是我職責所在，而且我還是他的上司，但他仍是不聽。

——你一定要把武裝解除了才行。

只有一
條路可
通！

結果我只能照辦，這條彎曲的路是壁立陡峭的，長約九克羅米達，最高的一段，衛兵越多了，他們用電話聯絡起來，把來賓一站一站的派司過去，實際上到元首住宅只有這一條路可通，那垂直的石級欲攀上去，難如上天，但是還恐不夠安全，山頂別墅的四周還圍着一半徑六哩的圓形防線，這項防禦工程，簡直把這座山變成固若金湯了。

沒有新
的動態

每隔十里有一個突出的山岩，在山岩的後面隱藏着鋼骨水泥的崗位，衛兵伏在裏面，旁邊放着一只電火器和一架機關鎗，每隔十分鐘，這衛兵必須用電話向設在別墅內的總部報告一聲，「沒有新的動態！」

非常機警的獵犬

夜裏放出一羣訓練得非常機警的獵犬，担任前哨聯絡工作，遊客一不當心迷了路而恰與這班犬碰頭，那就遭遇厄運了，即使能避免衛兵的視線和吃血的獵犬，大幸而逃走了，但仍不免觸電而死，因為在這希特勒的住宅區域內，每枝樹之間都通電流的，縱橫如一幅蛛網，一般人都懷疑着，元首爲什麼偏要看中這座離開通常路線甚遠而赴首都，又是那麼麻煩的僻山作爲息居之處呢？

不許人攝他照相！

納粹黨運動初起時，希特勒不許任何人攝取他的照相，德國的新聞記者只知希特勒的名字，絕未見過廬山真面目，柏林日報曾願出高價收買希氏的照相，仍屬白費心思。

元首演說台上，甚至還裝着放光器，使新聞記者不能攝影，後來黑衫隊員還正式的出來，防範任何偷攝情事。

希特勒恐怕共產黨殺害他，所以不願他的照片披露在報端。大約就在此時，一間幕尼黑的酒吧間內，坐着一羣訪員，剛在懊喪地訴說他們攝取希氏照片的失敗，殊不知他們隔壁一

桌在嗤笑他們的苦悶者，就是希特勒本人和他的幾位朋友，這班訪員先生們却一點也不知道。

訪員一
所隱居
的山墅

希特勒計劃尋覓一處安全而隱秘的所在，以避免慕尼黑暴動的襲擊，他於是到巴威利的阿爾卑斯山訪尋一所隱居的山墅，終於在勃采斯格庭附近，發現了山明水秀的理想所在，作他退休之處，這裏逃避起來特別的容易，只須一個敏捷的衛兵幫助，就可於幾小時內翻過山背而入奧國。

相傳頗
有文學
意識

這間小山莊，人稱為平頂庭院 (Platterhof)，築在亞勃薩芝堡 (Obersalzberg) 山頂，裏面本住着舊德國的殖民官婆黑納 (Bruno Buchner) 夫婦，因房屋太大，所以把四間空房出租與遊客。這座房子，相傳頗有文學意識——一位德國有名的著作家利却凡斯 (Richardvos) 所寫的兩個人類 (Zwei Menschen) 傑作中，他曾描寫過這房子的美景，他文中所寫的女主角裘蒂·拍拉脫 (Judith Platter) 卽住在這間屋子裏。

早在一九二〇年，那一年婆黑納 (Buchner) 的一位朋友，他是慕尼黑市議會的議員，名

威勃 (Weber) 借了他的同伴華爾夫博士 (Dr. Wolf) 駕臨這庭院，博士據說是一位作家，他向婆黑納租這間空房，平安地住了一年。迨一年之後，住在庭院附近的一間小山莊——“Wachenleed”瞭望台——的人卻搬走了，博士便把這屋子買下來供自己的使用，一直至一九二三年，希特勒在慕尼黑暴動露了頭角時，婆黑納方始認識他的住客華爾夫博士原是瞭望台的新主。

隱居了
近二十
年！

此後希特勒就得和二三朋友在那裏隱居了近二十年之久，這裏有他親信之人的保護，無生命之虞，生活甚是幽閒，既無羣衆之擾攘，又無案牘之勞形，……所以希氏執政以後，對於這塊太平的處所，還是依依不捨，這小山莊當然不如原來的破舊，而已變成王宮那樣美麗了，原有的建築物，雖沒有完全拆除，然四週已建起許多新屋，命名「山上別墅」(Berghof)，當希氏閒居此寓，尚有特別保衛隊來保護他。

特別保衛隊長名婆羅克納 (Bruckner) 是一位年輕的陸軍中尉，他負元首安全的完全責任。

不可放過
一個可疑
的人

特務部內包括三百人，紀律森嚴，較之舊德國皇宮的衛隊，有過之無不及，隊員中如有過犯，即受嚴厲處罰或調遣。總之，担任此種工作，不可有絲毫失着，萬一疏忽而放過一個可疑的人，那可疑的人也許就是刺客來行刺希特勒的呀！

行刺者
都失敗

我服務秘密警察期間，行刺希特勒者計有四起，無疑的他們都失敗了。一次就在山頂別墅內，是一位S A團的領袖名克勞才（Krause）者，他親來向元首傳遞呈文，想學荊軻刺秦皇，圖窮匕首見，終於行刺未遂，倘使這位不幸客遲五分鐘等到與希特勒面對面時才動手，那就行了。——那第三帝國的歷史或許早已變了面目，——可是他太心急了一些，他坐在衆人中未等希氏接見，望見希氏下樓經過大廳往書房裏去時即向之開鎗，竟一鎗也未打中，而當這位S A領袖鎗聲一響時，同時響的就有五處之多，不到半分鐘，這位不幸的領袖便壽終正寢了，由此可知希氏寓處防禦設備的一斑了。

關於該人行刺的動機，也許是爲了欲保釋一位被判三年徒刑的S A團員，在另一方面，也有人說他是被著名的 *Nickisch* 黨所利用的。

防範方
法層出
不窮

在這行刺未發生前，這山上別墅的防範即已極爲森嚴，每個來賓都須經過檢查，鎗和短刀都不準帶上山去，此案發生後，證明防範不可一刻疏忽，而新的防範方法亦層出不窮，後來凡有坐汽車來拜訪者，所有軍器須卸於山腳外，而半途中這輛汽車，仍須經過三四番檢查。

所有寄給元首的信札或包裹，須預先在勃采斯格庭的郵局的一特別間內檢查過方運上山去。所以即使有人在郵包內放着炸彈，也得先在山下郵包內發現或爆炸，決不致在元首的隱居處發生危險的。

我的工作責任比較重要，但並不難，當我把一件事情報告隊長婆羅克納 (Bruckner) 時，他曾指示我如何辦理。

拿希氏有名的敵對舒士尼格黨的祕密破案來說，我曉得奸徒必爲特務部內人，但是把特務部內十四個人隔別問過，終不能確定是誰，我便報告隊長，他的解決辦法很簡單，他把十四人都送到集中營去禁錮起來，如果十四人都不承認，大家都休想自由。後來案情果然大白。

注意希
氏衛隊
行動

我的職責是專司注意希氏衛隊的行動，信札來往，和偷聽他們電話中的談話，聽取他們爭辯時意志的傾向，監督他們的一舉一動……我的大部分時間實在優遊無事，我的唯一娛情厥爲細察隊員中在我的管轄之下，那一個是可以信任的。

每本德
文書都
曾翻過

希特勒早晨喜歡靠在床上早餐，假使一時高興，他便躺在床上看小說，至中午還手不釋卷，希氏是一位讀萬卷書的人，他歡喜濫讀，一本到手，非看完不休，即有太大的事，也是不管。他的臥室內每本德文的書籍，他都曾翻過，他覺得有興趣的便一氣讀完他，覺得乏味的，便棄之書架上待僕役移去。

這是公開的祕密，希氏空下來時愛看冒險偵探一類的事，納粹黨執政後，柏林的一家著名出版刺激性書籍的書店，忽然停止出版，以爲他們的出版物必爲第三帝國所排斥，不料適得其反，希特勒獨是歡喜看這種書，原因他只懂得德文，不會讀其他各國文藝性的原本。

在怠惰
日的希
氏

倘使希特勒在午前還不起床，他的侍從希萊克(Schreck)就知道希氏預備今天不做事了，這叫做「怠惰日」(Faulenztage)希萊克會把已排好的希氏一

日工作節目統統變換一下，在「怠惰日」希特勒要吃兩頓早餐，第二頓早餐有餅乾牛奶水菓之類，也是在床上吃的，到了中午希氏方穿上暖衣到食堂裏午餐，陪席的有婆羅克納（Brunner）隊長休皮（Schaub）副官和希萊克（Schreck）隊長。

午餐後玩一刻牌，一會兒元首的私人影戲室火爐生好，這裏希氏可以欣賞各種新出的影片，正如他看新出版的書籍一樣的便利。

他最嗜好戲影

誰都知道希特勒是最嗜好戲影的，他在政治鬥爭之餘無論在慕尼黑或柏林影戲院是不會忘記的，他喜歡一張片子便連續看二三次，即使在幽暗的冬日空閒時也會連續跑遍各引戲館，直至夜深方歸。

在他的私人影戲室裏，德義英美等片子都有，他座位面前放一隻檯子同一只鈴，他看了一片之後需要重看時，就把鈴一揷，意思是命令再放映一次。

這小小的影戲室所用的發音機和放射機，都屬上品，保證滿意的。

希氏懂得德語，對於影片中的英法美語，不能完全了解，故須附德語解釋，有時長約片

子，須演至深夜，希氏爲保護目光計，亦有相當的限制。

希氏因看讀的過度，眼鏡已成爲他的必備之物，但戈培爾命令攝影師替希氏攝影時不得戴着眼鏡，所以德國報紙所披露的希氏照片，都不戴眼鏡的。

閱讀到
睡熟爲
止

元首在「怠惰日」大抵是早睡的，上了床他又是捧着放在床邊的書在讀了，他一頁一頁地翻過，直至找到有興趣的一頁爲止，方始真的閱讀。床畔還放着一杯牛奶，水菓餅乾之類。他一面讀書，一面吃牛奶水菓，不知不覺的入了睡鄉，書就落在手邊。

他呼呼地睡熟了，可是外面却並不因此寧靜，把鐵絲網通着電流機關鎗架上，而伏在鋼骨水泥崗位裏的衛隊，照例的每隔十分鐘要報告一聲「沒有新的動態」或「太平無事」，情形緊張無比。

夜深
討論
會

希氏另外的特別消遣，是開「夜深討論會」，此項討論，往往辯論至天明，舉行的地點，是在一間大書房內，所有來賓均須出席，有時候希氏電召戈林，里賓特洛甫，或威特門（Wiedemann）即刻飛來參加。希氏歡喜他們是因爲他們具有反駁的胆量，在這

討論會中各種問題如政治、書籍、電影等等無所不談，但辯論的結果，總由希特勒說了一大套，作為閉幕詞。一番興奮之後，他方始帶着倦態去就寢。

覺得太

放鬆了

這一「怠惰日」的期間長短誰都不知道的，有時一天便了，有時連續達四五天，希萊克隊長替他每日排工作表，排好了又悄然取銷了，希氏的翻雲覆雨教他有措手不及之窘，他剛通知慕尼黑、柏林、卡林霍爾（戈林住處）各官署說希特勒將來視事，但不一會又取銷了說希氏今天需要安靜，各官署不得以事煩擾他。

大致在一番興奮的活動之後，就會有四五天長時間的「怠惰」現象，但元首一旦覺得這樣怠惰太放鬆了，他便清晨七時起身，有一個時期他常獨自穿衣，反對僕役進入他的私房，但後來又溫和了些，允許他的僕役替他穿大衣，替他換靴子……

在希特勒臥室內可以自由進出的第二個人要算亞當了，這位先生是個怪人，

一位典
型的剃
頭匠

他是特別多言却溫柔的典型剃頭匠，他在柏林皇宮理髮時，曾替希特勒修過鬍子，所以希特勒上台做總理時便擢升他為皇宮理髮官，亞當的談笑如舊，只有他敢大胆地對希

特勒頻施苛刻的諧語，他的地位宛似皇宮內的小丑，他可以說任何的話，他會想出種種笑料，反對希特勒，外表像一位好玩弄的蠢貨——却是一位動他不得的危險人物，他有他的勾當，勢力亦相當的雄厚，漸漸地也變成希特勒同僚中的要員了，他的一句雙關語和一句諷刺話都具有相當的破壞力，說不定一人的事業和命譽都會被他的這種潛力所摧毀……

每晨要
條面十
分鐘

希特勒每晨需十分鐘修面，修畢精神奕奕離開山頂宮幃，手裏握着一根笨重的司的克，借婆羅克納在山上散步一些辰光，有時站在小墩上面俯瞰村景和呼吸新鮮空氣，放哨在小山上的衛兵，須每分鐘內向總部報告元首的行處和方向，半小時後他到了家，桌上已羅列着各種肉味和乳酪，還有一大瓶啤酒。

極少
飲
啤酒

元首對於飲食頗爲謹慎，他只吃些麵包，白塔和酪餅，極少飲啤酒，因醫囑啤酒中含有火酒不宜多飲，所以滿席豐肴，得讓副官們大嚼。

午前總理府的建築師斯俾勒（Sprier）前來報告關於市政建設情形，倘在報告時把他的那隻小型皮箱帶來，則那天的工事必須整個停頓，蓋希氏除讀書和看電影外尚愛好建

築事業也。

不忘做
建築師
的夢

希氏年青時嘗欲投考維也納藝術學院，當時該校主試說他的所繪圖過於笨拙，不宜油畫個性，然頗具建築天才，因之名落孫山，嗣後希氏即決心以此作為副業，所以在他進行偉大的事業時，仍不忘做建築師的夢，現在德國軍隊的符號和服裝的樣式都是他自己設計的，現在山頂宮幃的鋼骨水泥屋子也是他自己打樣的，他的家具也是自己一手幫辦，他臥室內的一桌一椅都是規矩方圓，嚴肅萬分，希氏的建築設計犯了這種食而不化的頑固毛病，全是受了斯俾勒的影響，因斯是一位落伍建築師的門徒，他不懂得這種莊嚴式樣的家具陳設在巨廈華屋內顯得偉觀，而把它們放在巖穴的隱居處和小小的臥室內祇覺得可笑吧了。

希氏在建築上留些鴻爪

斯俾勒每繪一張圖樣必與希氏詳加討論，經再三修改以迎合希氏的意志為止。在斯俾勒的一隻小型皮箱裏就是改造柏林市房的全圖，有些德國人在害怕着這普魯士文化的古城將被這二位業餘而非正式的建築師改了舊觀，現在大部份德國市房

拆的已拆掉，築的遲遲尙未完工，攪得像屠場一般，希特勒不欲把自己建立銅像——但在德國的建築上，留些鴻爪，使成爲千古不滅的紀念。

總理府
戒備同
樣緊張

元首到柏林總理府時，那裏各種設備和山頂別墅沒有兩樣，特別警衛隊的工
作亦同樣的緊張，不過柏林是祕密警察總部的所在，保衛的範圍當然不止希特勒
一人，而是包括納粹黨其他要人的。

「國事
犯」的
資格

「國事犯」 High Treason 在世界各國都有，在德國這罪名的解釋太廣泛了，說聲希特勒對於某樁事失策應負責，或者偶而批評中連累着他的屬員都成爲「國事犯」的因素，這意思很簡單，因爲今日非難希特勒的人也許就是明日行刺希特勒者，他們爲使各種陰謀自然趨於消滅計，便想出以下一個簡單的資格：

「凡反對希特勒的叛徒經人告發而致捕獲二人者，該告發人得向政府領取一百萬馬克的資格並可請領護照一張，以便隨時出國。」

上述資格對於已加入叛黨但經重新申明立場而告發他們的同黨的人亦可適用。

反對黨
自然瓦
解

究竟少見。

他是世界
上最快樂
的人！

的夢已實踐了。

這簡單的命令幾使希特勒的反對黨自然瓦解，因為既得錢財又護自由，一舉兩利，世界上那一個人不想一幹，除非他是個宗教狂熱之徒，但此種男女在歷史上

我雖脫離了希特勒，逃出了德國，然仍覺得希氏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他原是一個區區的公民，大戰時一位放縱的伍長，竟一躍而為冠冕堂皇的君王，他的偉大

二 烽煙瀰漫中的邱吉爾

現在的
戰時首
相

邱吉爾，過去是英國的海軍大臣，現在是英國的戰時首相了。

自去年九月重任海軍大臣以後，邱吉爾便成爲英國最忙碌的一個人。他每天的工作時間，最短也達十四小時，而大多數竟達十七小時之久。

星期日
也要辦
公

不同吧！

一份報紙
一杯茶送
到他床前

再也不會
離開白宮
一步

步便可以到達他的辦公室了。

一半時
間在圖
書館中

貴的參考資料。

每到星期日，他便離開白宮——海軍部大樓，乘四十五分鐘車到堅德郡，他的依利莎伯別墅渡週末。不過，雖然是星期日，他仍要繼續辦理公事，祇是辦公的桌子

星期一早晨七時，一份報紙和一杯茶，由僕人送到他床前。兩小時後，你便看見他從那著名的圓柱廊踏入海軍部的前廳。

從此，邱吉爾和他的太太，在那星期內，再也不會離開白宮一步。在海軍部大樓的東南角，建有一間與海軍部相連的海軍大臣官邸，邱吉爾祇要從睡房中步行數

在海軍部中，邱吉爾每天幾乎化了一半時間在圖書館中。那圖書館藏書十萬卷，包括英國古今一切的關於海軍的著作——作為海軍大臣與各高級職員的寶

同時，那圖書館保存了無數公文，關於從前每一次大海戰都有詳細的記載。

每天的工作

邱吉爾每天的大部份時間都化在海軍部會議廳中，那會議廳一向成爲英國海軍的神經中樞，納爾遜也曾經聽受那兒發出的命令。歐戰爆發的前六天，邱吉爾會在那兒召集會議，並以密碼下令全部英國艦隊準備一切。

邱吉爾每天第一種工作就是翻閱各種高級職員呈報的特別報告。他迅速地以鉛筆逐件作一摘要，以爲他主持每日的部務會議時參考之用。

在他辦公廳的牆壁上，懸掛着一幅滿插各色小旗來代表英國各戰艦的最近位置的地圖，他每天就根據那些報告來更改地圖上各小旗的位置。

他最先與各艦隊的統帥互通消息。關於戰艦的調動事宜，他從來絕不加以干涉或指揮，他祇時常將政府採取的一般政策通告他們，或向他們貢獻一點意見，或供給他們需要的情報。

要接見全部職員

在每日舉行的海軍部會議中，除了邱吉爾爲當然主席之外，尚有議員九人，稱爲「海軍部執行委員。」在一天裏，邱吉爾幾乎要全部接見過他們。他會邀請內政

大臣（議員之一）來討論國民服役等的內政問題。或者他又跟國會兼財部祕長（議員之二）磋商要公。這些代表別一個機關來出席會議的議員，要隨時向他報告他們的機關所發生的重要事情。

邱吉爾每天也收到海軍總參謀部內的六個廳長的報告，每一個廳的廳長也要出席海軍會議。英國艦隊總司令（議員之三）同時就是海軍總參謀部長，他每天都要將全國戰艦的重要事情報告邱吉爾。

掌管英國海軍人員的變遷事宜的人事廳長（議員之四）也時常要和邱吉爾接觸。管理戰艦和武器的修建的艦務廳長（議員之五）負責糧重糧食運輸的供應廳長（議員之六）和海軍航空總司令（議員之七）都是邱吉爾每天必要諮詢的。第八位議員是海軍總參謀處情報代表，邱吉爾時常向「四十號房」——海軍部情報機關——傳召他來詢問海軍的祕密情報。最後的一位議員是海軍部的祕書長，他主辦部內一切的例行公事，所以邱吉爾和他更加接近。

以上那九個人代表着海軍部直轄的二十五個部份，邱吉爾幾乎每小時也向他們詢問情報或徵求意見。譬如：在艦隊總司令之下分六個部份，內有計劃科與作戰科，前者要時時刻刻將作戰計劃和封鎖計劃呈報邱吉爾，後者也要時時刻刻將各艦的行動呈報。

他能背
誦詳細
的數字

為要應付上院中的反對黨議員的質問，邱吉爾對部內的事務必需熟識透切，從水兵的薪餉，魚雷的構造，海軍的教育，以及磁性水雷的對策，他都要好像如數家珍地將詳細數字背誦出來。

他每天都要研究各種新設計的藍圖，參觀新發明品的試驗，和定奪它的取捨。關於戰艦方面，他不獨要研究造艦計劃，他還要跟海軍部的總工程師討論新艦設計的問題。

總工程師告退後，他隨着又要研究數千萬海軍經費的支配問題了。

準備一
篇演說
辭

在政務紛繁中，他還要準備一篇痛斥戈培爾而激動民心的廣播演說辭，或者又要出席衆議院去答復民衆的代表問題。

此外，他當然還要出席內閣會議，來商量國家大計。

沒有一
天足夠
時間的

雖然每天都有二十四個鐘頭，但在邱吉爾看來，好像沒有一天足夠時間的！

三 英國遠征軍司令戈特子爵

激頭激尾
的職業化
軍人

率領英國陸軍，在馬奇諾防線上，和法國兵士並肩作戰的，便是英國的遠征軍總司令戈特子爵（Viscount Gort）。戈特是他所襲的爵名，他的名字叫做梵萊格（John Standish Surtees Prendergast Vereker）一個激頭激尾的職業化軍人。

他有一
顆謙虛
的心！

他在第一次歐戰結束的時候，是英國近衛步兵第一聯隊裏的一個上校軍官，有軍事英雄之目。他得過「維多利亞十字章」，「軍功十字章」和三次「殊勳勳章」這都是在他三十二歲以前的事。

歐戰告終後，他的朋友們問他說：「你今後預備幹什麼呢？」

戈特子爵回答道：「可能的話，我想到參謀大學裏去學習軍事。」

有人問他爲何還要進參謀大學去讀書，因爲他有過豐富的實際參戰經驗，再去聽講，不是有點滑稽嗎？

戈特說：

「這並不滑稽。因爲戰爭的制勝之道有三：（一）軍隊的士氣，（二）各部隊的聯絡，（三）軍隊各部分的聯絡。你在前線參加過十年戰事，但是對於後方的運輸，食糧的供應，和其他一切重要的軍務，你知道些什麼呢？例如軍事情報處長對於軍需部的事情，他知道些什麼呢？例如派遣兵士一人在法國作戰，後方需要多少人供應他。又如派遣兵士一人在北非或是亞洲作戰，要多少人供應他。這一些都是值得研究的。政客領袖們祇知道儘量派兵去，他們祇看見目的，不知道手段，我就是要去學習關於戰爭的整個知識。」

後來他果然進了參謀大學，據說參謀大學裏的人都很奇怪，怎麼一個久戰沙場的高級軍官還要到學校裏來讀書。

戈特子爵也愛玩。他進了參謀大學，就在膳堂裏組織了一個「赤衛軍」。「赤衛軍」分

子都是他戰壕裏的老朋友，暇時總愛鬧亂子。

後來大學裏又來了一個新學生，是在俄國服務過的一個上校軍官，他組織了一個「白衛軍」和戈特的「赤衛軍」對抗。兩「軍」對敵時常常把膳堂裏弄得一團糟，連僕役們都司空見慣，認為無足驚異了。

大戰中的勇敢故事

不過這是戈特子爵的課外活動。他聽講的時候，却是全神貫注，對於每一個題目的任何一點都不肯輕易放過，務求完全了解。其求知慾之旺，常使教授們為難，覺得這個學生不易應付。他的受訓異常認真。那時歐戰方罷，全世界的人士莫不厭戰，可是這位常與死神為伍，嘲笑死神的戰士却仍在一心一意地研究軍事。

戈特子爵也有批評他的人，就是他自己組織的「赤衛軍」裏也有人要批判他，戰後的英國青年往往在軍隊裏混上幾年，以備將來在社會上可以有點名望，可是戈特決不是這種人，他反對這種「清客」態度，他是一個嚴格的克己的職業軍人。

有人說他缺少感情，常把人當作機械，這句話是不對的，我們且看他以下的故事。

一九三一年有一個寡婦死了，她是一個上尉的妻子，她的丈夫在上次歐戰中死了的。她將她小小的財產傳給戈特子爵，她這樣說：「我願向戈特子爵說明，我一生最快樂的便是看見他良好的性格發展着，他成功的事業，他能力的發揮，和利用自己的財產和地位，毫不自私地爲國家服務。」

歐戰以後，戈特子爵和沙墨塞脫村中一家人家往來着。原來他們便是歐戰時在法國的藍遜的父母，藍遜便是戈特子爵手下的傳令兵。藍遜死後據戈特子爵向人說，「他是一個高貴的人，要用言語來述這個高貴者的故事是件難事。他是近衛步兵中最佳的兵士之一。也是一個最好的人，而且他又是我的同志。」

戈特子爵所述他自己和藍遜的故事是這樣的：

「去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們在法國的弗萊斯克萊斯前線，我們從早上起開始進攻，藍遜始終和我在一起。我第一次受傷的時候，就是藍遜替我包紮的。我們繼續進攻，我又二次受傷。他始終和我在一起，這一次虧他用了止血器，才救出了我的性命。包紮後我們再攻，結果把目

標攻下，那時我還能回來，同我回來的又是藍遜。

「一千三百碼以外有兩個德軍砲壘，正向我們射擊，我身上包着傷布，是一個易於發現的目標，可是藍遜還是扶着我走。

「敵軍故意向我們放砲，一個砲彈將他的臂膊轟去了，他的腿上也受着一條可怕的傷痕。我無法救他，我祇能挨步前去，碰着了愛爾蘭隊的兵士和一個軍醫。我們回去找藍遜。那時在猛烈的砲火之下，他的惟一念頭還是爲着我。我們把他包紮起來。當我們把他送到病房裏的時候，他說：『先生，快走，不要停留。』」

「這是他的最後的遺言，沒有到病房他就死了。這是我同志的大無畏和性格的一斑。」誰說戈特子爵是沒有人性的，那末他便應該把上面這幾句話讀一下，這是勇敢和忠誠的一個絕妙的事。

又有人說他既然能夠得到這許多勳章，他一定是一員鹵莽而運氣極好的福將。

同僚們的批評

歐戰時代戈特子爵在凱文元帥手下服務，據凱文元帥說，他祇能同意上面這句話的一半。凱氏說：「一個人得了這許多勳章，你祇能說他決不會是一個活人。照通常的法則講，他應該死過多次了。」

此外又有一個戈特的同僚，他也是屬於凱文元帥手下的，據他說，戈特子爵決不是一個函葬而不顧一切的人。

他這樣說：「戈特的得到這許多勳章，完全是因為他極端盡軍人的天職。他進攻敵軍的機關鎗崗位時，並不比他人更爲猛烈，但是他的態度便是，如果這個崗位勢在必克，他就不顧一切，願赴湯蹈火以取之。祇要他口裏還有氣，血管裏還有血，他無論如何會上前去的。」

也許把這兩種極端的見解調和一下，我們便可以窺測戈特性格的真相。他當然是一個最軍人化的軍人，所以絕對忠於職守，但是他又有堅強的體力，可以使他在戰鬥中獲取光榮。話又得說回來，我們繼續講他在參謀大學裏的事，在戈特那班學生畢業的時候，學校裏預備選幾個高材生來充當講師，戈特也被選在裏面，六年後他已經升爲首席講師，領上校銜。

參謀大學的首席講師是一個令人欣羨的職位，現在竟會一個不滿四十歲的青年軍官來担任去了，難免引起同僚間的許多閒話。

戈特子爵雖然年輕，但是他訓練自己，已經成了一個偉大的戰略家，也是一個實際的軍人。所以他升為首席講師，凡是他的下屬或是學生都並不覺得詫異。

施展才
略的機
會

那時歐洲正鬧着軍縮和平，和集體安全，所以一般人對於這位軍人，也並不多大注意。直到一九二七年冬，陸相倍利度整頓軍部，刷新英國的軍事機構，才任戈特子爵為英國帝國參謀長，戈特子爵也已於一九三五年領少將銜了。

倍利度的刷新工作也許做得太厲害，犧牲了許多高級軍官，便是犧牲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見識。但是倍氏決心在陸軍部裏建立一種新的精神和新的技術。所以他寧願犧牲經驗和見識，讓這位戈特子爵來施展一下他的雄才大略。

戈特子爵現年五十三歲，身子很結實，沒有一點肥胖之感。面部的表情是有力而鎮靜，又有一副能立刻令人注意的目光。

戈氏有嚴格的生活紀律，所以他有強壯的身體。

他對德國軍隊的批評是這樣的，他以為德國沒有法國那樣多的有訓練的軍官和下級軍官。德國的士兵必需了解指揮作戰的統帥的性格。

戈特子爵是誰？我們可以這樣簡單地回答：他是一個軍人，一個將門之子。

他的祖先潑蘭特甘斯脫勳爵曾於一六九九年參與愛爾蘭史脫朗鮑之役。另一個祖先曾在內戰時隸屬於查理十一世之下。戈特子爵二世曾經在一七九八年大敗過法軍。他母系方面的祖先又是著名的勞勃·蘇蒂斯（Robert Surtees）。

家系和他的私生活都不是重要的東西，總括一句，他是一個澈頭澈尾的軍人。他對於當兵的生活，正像鋼琴聖手潑特萊夫斯基的手指觸着那鋼琴的鍵，像文學家狄史斯感到文字的神祕，或是像大音樂家華格納確信自己將來會成爲音樂之王。

四 納粹空中魔王烏台特

戈林的
一個是智
少謀的同
事

現時談德國空軍的著名將領，我們差不多祇知道有一個戈林。戈林是德國空軍的統帥，故易爲人所注目。但是德國的飛行家中勳績最卓著的，却不是戈林，而是一位叫做烏台特（Ernst Udet）的人。這位烏台特最近奉派爲比境的納粹空軍司令，率領納粹空軍壓服挪威的便是他，最近在法比領空指揮德機的也就是他。烏台特在德國空軍中，是戈林的一個足智多謀的同事。他的得任前線空軍司令，並不是偶然的事，自前次世界大戰以來，他的生涯早已造就其基礎了。

他發明了
一種低飛
猛炸的戰
術

在前次世界大戰中，烏台特已是一名空中戰鬥員，和那時著名德國空軍將士如利希多芬、殷末爾曼、戈林等是同時代的人物。那時候，英軍在戰場上搬出一種奇怪的「陸舟」（即坦克車）上陣作戰，驚動了德軍的步兵，使他們十分駭怕。當時能對付這種新武器的祇有飛機。烏台特發明了一種低飛猛炸坦克車的飛行戰術，獲享盛譽，他乘機追擊敵人前頭的坦克車，低飛至十丈左右，然後放鎗掃射，結果了它們後，再回航襲擊後面敵軍的坦克車。坦克車雖裝有大砲，但飛機過於低飛時，這些大砲便變爲無用了。德軍這種低飛襲

擊陸地部隊的戰術經過了一番改良後，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運用於波蘭，及以後的挪威等戰場上，迭奏奇功。現時又有一種低飛疾降轟炸機，對於這種空中戰術更有助力。

表演飛
機碰撞
的假戲

一九一八年大戰結束時，烏台特離開了德國空軍，曾有一個時期失業流浪。他所懂得的技能祇是飛行，終於找到了一個民航機駕駛員的位置。後來，好萊塢引起他的興趣，他便往美國，替影片公司駕駛飛機，和表演飛機碰撞的假戲，戰爭的影片又不趨時了，烏台特便轉入遊藝團中扮演飛行技藝的丑角，穿着奇形怪狀的衣服，戴一頂高帽，卸假鬚，拖着一柄臃腫的雨傘，活像一個尷尬的教授。在美國各地混活多時，後來回到德國，也幹這門技藝。有時他扮一個近代的聖誕老人，乘飛機抵達機場；有時在半空中自飛機跳下來，試驗新的降落傘，這項工作是由降落傘製造商予以報酬的。

不久成爲
飛行大隊
的領袖

看來這位顯赫一時的飛行家已屆窮途末路的日子了，可是這不過是一個遮掩手段，裏面却包藏野心，他和戈林等不時秘密聯絡，二十年來，這些德國空軍舊將士暗中進行建設偉大的空軍，希望有一天德國空軍能驚壓歐洲。差不多在納粹黨組織了突

擊隊和德國蔑視巴黎和約之後，德國設立了一個所謂「飛行運動員聯合會」，明眼人不久便看出這個組織便是德國舊空軍的幹部。前次大戰中著名的德國飛行員成爲該會的重要職員，尤甚者，有些德國國防軍參謀部的職員竟然「辭職」回去組織這個飛行運動的分部。烏台特爲這個聯合會的主要發起人，不久他成爲納粹飛行大隊的領袖。

以白粉
袋作炸
彈

在希特勒未執政前，烏台特早已在教授後起的納粹飛行員，以白粉袋作炸彈，教他們怎樣作準確的轟炸。在機庫內祕密教他們怎樣在機翼的彈架上裝炸彈，夜間飛行成爲他們日常的活動。

襄助攝製
「益智」
短片

幾年前，德國的電影公司突然採取一種奇怪的政策，想攝製一些「益智」短片，把斯干的那維亞半島沿岸的美麗風景，攝入鏡頭，連遠遠的非羅島，格林蘭等也光顧到。這些影片百分之四十是自天空攝成的。烏台特在拍製這些影片時，却會極力「襄助」過。所以他對於當地的峽江形勢，氣候狀況，冰川的流動都有詳細的紀錄。這回德國侵犯挪威，那麼順利，也並非偶然的事。

他是一個
確有材幹
的人

烏台特既有那末豐富的大戰和飛行的經驗，最後便被委為德國航空學校主任。他是一個確有材幹的人，具有德國的澈底性，而帶點非德國人的幻想天資。

五 英國海軍三重鎮

今日英國海軍中有三位人物，擁有一個水手所能達到的最高職位。

英國海
軍有三
位人物

海軍總
司令龐
特

第一個就是海軍總司令龐特。你不要把海軍總司令和海軍大臣混為一談。英國的海軍大臣往往是一個政治家，但海軍總司令却是一個水手出身的人物。

沒有人
能逼他
退職

龐特是英國艦隊的 Highest 統帥，他在海軍中的地位之高，無以復加，甚至沒有人能逼他退職，當他自己覺得不高興幹下去的時候，他可以掛冠求去，但別人却不能

免他的職。

你大概記得考林伍特對於納爾遜時代一個模範水手所作的不可朽的定義罷。『轟擊他

們，」他說道，「再轟擊他們，不要給敵人以休息或安靜的機會。」

名副其實的模範水手

我們得有這樣一位名副其實的模範水手來統率我們的海軍，真是我們英國人的幸運。如果有一個人能在海上和沿海大敗德軍，那末這個人就是龐特爵士。

他曾受過很適宜的學校教育——第一點就是古舊的英國化的學校教育。他第一次受到海的洗禮，是在英國一隻舊的木船中，這是和納爾遜時代一種直接的聯繫。

後來他在海軍上將斐歇部下服務。你總記得這一個可畏的老水手斐歇，他在上次大戰中，每遇政府的措施使他不滿意的時候，總是這樣說：「把他們這班人都革了職吧！」那時龐特爵士統率着 Colossus 軍艦在丹麥一役中作戰。

所有海軍重要職位都擔任過

此後龐特在海軍中所有各種重要的職位差不多都擔任過，從當時地中海艦隊總司令凱埃斯爵士的參謀長起，一直做到巡洋艦臨時艦隊的司令，和國聯顧

問委員會的英國海軍部代表。

他們都稱
爲「大船」
龐特

種人正是我們今日所需要的。

我不知道在海軍學校的時候，他的紋章和格言究竟是什麼，但我確知在海軍中，他們都稱他爲「大船」龐特，並說他只有一句話：「把牠們交給我來辦。」這

一隻不
吃人的
老虎

似雷，却是一隻不吃人的老虎。

如果我是一個小說家，那末我也許會把他的形狀描寫得刻劃入微。可惜我不

是一個小說家。我祇能說他是一個活潑敏捷的人，一副十足老水手臉相，有時咆哮

一向在預
言着今番
的戰爭

現在龐特爵士，正和羅勃茲助爵一樣，數年來一向在預言着今番的戰爭。

關於海軍上將龐特爵士，有一件事我們須記住。在上次大戰未爆發之前，羅勃茲助爵曾告訴我們說，德國人的備戰絕不是虛假的，當時一般人都笑他神經過敏，

我們非建
造大軍艦
不可

我記得若干年前在某一處總會裏吃夜飯。當時我們正在熱烈地爭論着軍縮問題。十個英國人當中有九個主張裁減軍備。有一半人甚至好像預備把帝國都放棄了。至於建造大型主力艦的意見，誰敢提議的，就被視爲一個軍國主義的普魯士人。於是龐

特站了起來。

「注意這一點！」他提高着嗓子說話，頓使全房間裏的人寂靜無聲。「不論我們建造大船也好，不建造大船也好，今後兩三年之內，必有一番惡戰。」

「所以我們非建造大的軍艦不可，如果我們沒有大號的主力艦，而敵人却把他們的巡洋艦從貿易航線上撤退而加入他們的主力艦隊，來攻打我們的艦隊，那末大英帝國的命運，就此要壽終正寢了。」

把它稱做「驚人的失檢」

當他發表這幾句演詞的時候，他還是一個海軍副司令。第二天早上，有幾家報紙把他的演詞登了出來。一般人把它稱作「驚人的失檢。」其實這正是一種合於常識的先見之明。

八面玲瓏
的海上外
交家

但你切莫以為蘭特爵士不過是一個勇於鬥爭的現代老水手。事實上他是一個八面玲瓏的海上外交家。

地中海
問題的
困難

一二年之前，我們在地中海的糾紛方與未艾，英國海軍的船隻，從地中海的一端疾駛到另一端，惶惶然猶似被燙的貓兒，馬爾太島幾告不守，各種侮辱，紛至沓來，當此之時，小不忍便足以亂大謀而引起戰爭，幸虧龐特爵士處置有方，得告無事，關於這一點，我想一百個人當中，恐怕沒有一個人覺察到。

這一海軍而兼外交的人才，對於任何他所不與同意的政治家，能曉以利害而令其折服，在一髮千鈞時，其態度之冷靜，真有凜若冰霜之概。

地中海問題的困難，使他的前任者斐歇爵士憂慮以死，正如過度的工作，使那個可愛的已故海軍總司令培克好斯爵士盡瘁以死一樣。

鎮定和
冷酷的
態度

龐特繼任了培克好斯爵士的遺職後，並以同樣的精神，接任地中海的工作，這種精神就是一種冷靜，鎮定和冷酷的態度。

保持着英
國在海上的
尊嚴

你記得的，當時地中海充滿着阿比西尼亞危機的反應。巴力斯坦的糾紛正在開始。西班牙內戰方酣——大規模的軍隊調動發生於北非洲。英國的船隻正被海

盜的潛水艇所擊沉，被空中的飛機所轟炸，被弗郎哥的軍艦所襲擊。這委實不是一件容易措施的工作。

但他一些也不慌忙。前後三年，他始終保持着均勢——保持着英國在海上的尊嚴。

把他們
交給我
來辦！

我特別歡喜如下的軼事：龐特的部下把求救的無線電發到他的旗艦上，內稱皮爾巴口已封鎖，一切英法船隻無從駛入，他却不慌不忙，發了一個回電：『把牠們交給我來辦！』

所以，如果你在報上看到潛水艇又在活動的消息，你須記着這一次戰爭發動以來，統率我們海軍的人，就是這一位在危急之時，簡單地發電話「把牠們交給我來辦」的老水手。

他手下
有兩位
司令

龐特爵士手下有兩位司令，負着極大的責任。第一個是英國本部艦隊總司令福勃斯爵士，第二個是地中海艦隊總司令克銀漢爵士。

福勃斯
所負的
責任

打開地圖，一究福勃斯爵士所負的責任，其範圍到底有多大。他身為英國本部的艦隊總司令，不但對於英倫三島，北海，英吉利海峽，和愛爾蘭海等各海岸，須在

海上負全部保護之責，而且還要負責保護英國航行的安全，擊敗敵艦，巡邏北自北極圈——在冰島和挪威的北角以外直到北大西洋中的阿查斯羣島——各海面，到西南的直布羅陀和大西洋的東半面。

他掌管了世界水面的四分之一的安全。

換句話說，就是福勃斯爵士掌管着的約佔全世界水面四分之一的安全，而這四分之一的海面，確是世界最重要的海路。這實在是一個驚人的巨大的責任。

天性愛好園藝

福勃斯爵士是一個個子瘦小的人，性情溫和，頗有書卷氣。他現年五十八歲，一雙藍色的眼睛，給人一種怕羞的印象。他天性愛好園藝，他們說他是英國海軍部中最優等的植園人。

先發制人

如果你向海軍部中詢問什麼是他的座右銘，他們就會告訴你一句總括的話：「先發制人。」

克銀漢是個傑出的戰略家

我們海軍中第三位重鎮就是現任地中海艦隊總司令克銀漢爵士。一般認為他是這一代的艦隊領袖中最優秀的人物之一，是一個傑出的戰略家。

克銀漢爵士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面目清秀，待人接物，具有特別友善的態度。

地中海主
要海軍根
據地

地中海中主要的海軍根據地，當然爲馬爾太島，而亞歷山大便是最佳的軍港之一。這裏作戰的範圍，包括全部地中海，從巴力斯坦對岸和達達尼爾海峽，一直到愛琴，亞德里亞海以及其餘在直布羅陀數里之內的地中海。直布羅陀則在英國本部艦隊的領區之內。

他要負起
海軍行動
的責任

克銀漢爵士在某種可能性的情形之下，對於英國海軍在黑海和馬摩拉海中的行動，須負責任，但我們也必須記得他有良好的土耳其海軍尤爲後援，和優等的希臘軍港供其利用。此外他還可以利用北非沿岸的法國海軍根據地比瑞太。

第二輯 新時代的新戰術

一 間諜軍隊

間諜軍隊
是怎樣工
作的？

在這「四十年代」的歐戰中，各國除了作種種戰爭上必要的攻禦外，還都着的一環，實際上另一環的地下戰爭「間諜戰」，却從來沒有一分鐘停止過。交戰國在間諜戰上的互相勾心鬥角，在今日可謂已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我們不妨說間諜工作是今日戰爭勝敗的關鍵。德國的所以能在旦夕之間盡佔丹麥挪威各重要都市和軍事據點，與其說是軍事上的效果，毋寧說是間諜工作的結果來得正確。但是，近代的「間諜軍隊」究竟是怎樣工作的？不妨隨便舉個例子來說明：

隨
便
舉
一
個
例

譬如說某機關裏坐着幾個長官，他們在討論剛才從甲鎮上寄來的一封信。表面上這是一封普通的商業函件，可是把密碼譯了出來，便知道甲鎮地方近來很活

躍。那裏新築了許多營房，可供一千兩百個工人住宿之用，又有許多工程師都到那裏去。由此可以證明甲鎮上正在建築防務工事。

四個月後，甲鎮的防務工事構築完畢，某機關的官長們雖然一個也沒有到過甲鎮，可是甲鎮構築防務的情形，他們已經完全知道了。常駐的間諜擔任情報的工作。在甲鎮構築防務期間，他們報告用了多少工人，用了多少建築材料，建築的材料是否良好，在酒排間裏和工程師們偶然談話，也可以大概知道所裝砲位的位置了。譬如說，另有一個間諜乙，駐在距離甲鎮三百哩的某地，他報告說，那裏有四尊十四吋口徑的巨砲運到甲鎮去。另外又有一個間諜丙，從另一個地方報告道，那裏有多少厚的鋼板裝上火車，也運到甲鎮去。從這許多零星的報告裏，你便可以聯貫起來。刪除起來，成爲一種情報。等到防禦工事一完成，某機關裏的人們對於牠的軍事價值已經知道得清清楚楚。這些報告都是常駐間諜發來的。因爲他們住在當地很久，如有任何陌生人到來，馬上就會引起別個人的注意，於是他便能得到關於這個陌生人的情報。

著名的
「雷特
案」

用常駐的間諜。還有一個好處，便是他們能夠報告當地高級官長私人的習慣，癖性，和境況。關於這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三年，著名的「雷特案」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某天，俄國駐華沙的情報部接到了駐奧地利波希米亞省布拉格城間諜的一封信，報告奧國第六軍團參謀長雷特將軍在向人借錢。俄國的間諜得到這個消息，立刻開始工作，因為他們知道一個經濟上發生困難的人是需要錢的。他既然需要錢，當然肯替人幹一點小的工作，作為酬報。俄國便派了一個間諜去會見雷特將軍，恐嚇他，假如他不答允供給情報，那末俄國間諜便要把他向人借錢的醜聞宣佈出來。

據說雷特經此恫嚇，便把奧國整個動員計劃出賣給俄國。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雷特不曾見過奧國的動員計劃。他出賣給俄國的便是奧國和俄國開戰時，第六軍團的作戰計劃。

俄國等到雷特的情報供給完畢以後，便寫了一封匿名信，把雷特出賣了。雷特因為事情敗露，所以自殺，而奧國參謀本部却不得不把第六軍團的作戰計劃完全修改。

回溯到拿破崙戰爭時代

雷特一案，可以表現出常駐間諜的價值來。在國際鬥爭的幕後，還有更「羅曼蒂克」的間諜——那些冒險的人們嗎？最富於浪漫性的國際間諜，我們必需回溯到拿破崙戰爭時代。

一七七〇年八月五日，是奧地利的不幸的日子。因為那天史特拉斯堡附近的紐弗利斯 脫鎮上生了一個名字叫斯休米斯特 (Charles Louis Schummeiste) 的人。我們根據奧地利哈伯斯堡王室的檔案，可以知道這個奇人的一生的事蹟。他在二十歲的時候，在史特拉斯堡開了一爿伙食店，開伙食店是烟幕，他幹的是私運一類的事。他時常有很多的錢，而且時常會莫明其妙地離開史特拉斯堡好許多時候。當時他已經是一個間諜了，在法國、德國、意國幹間諜的工作。他為法國工作，也為奧國工作。因為他是一個亞爾薩斯人，所以對於德法兩國並無偏愛。誰肯多出錢，他便暫時向誰效忠。

大間諜
斯休米
斯特

一八〇五年九月三十日，他因為欠了債，被關入史特拉斯堡的獄中。但是像他這樣一個能幹的人決不會在獄中悒悒以終的。拿破崙的心腹撒佛萊將軍到了史

特拉斯堡，想調查多腦河和萊茵河間的地理狀況。這件工作很重要，因為拿破崙的四個縱隊已在偷偷地開過來，襲擊奧國。撒佛萊將軍耳聞斯休米斯特之名，便設法使他出獄，帶他去見拿破崙。這個伙食商兼私運者便開始他大間諜的生活。

軍事歷史家們時常覺得奇怪，奧軍司令瑪克將軍為何老是守在烏爾登不動，不去和奧軍的主力聯絡。這是拿破崙的很好的機會，因為這可以使他可以個別應付奧軍。原來這便是斯休米斯特搗的鬼，他將關於法國的某種小情報供給瑪克將軍，得了瑪克將軍的信仰，因為他供給的情報是非常準確的。瑪克將軍要把軍隊調離烏爾姆的時候，斯休米斯特便報告說，拿破崙已把每一條出路都堵塞了。

隔了幾個星期，瑪克將軍可預備率部出發了，可是斯休米斯特報告他道，巴黎已經發生叛變，英國軍隊已經在法國布隆登陸，法軍已經在回國了。所以瑪克將軍又收回調遣的成命，一直等到十月二十日，拿破崙的軍隊到來，瑪克將軍的五萬部眾不得不投降了。

那時斯休米斯特便跑到維也納去，他在路上碰見了梅爾維脫將軍，將軍信任了他，發給

他證書，使他能夠在奧國軍隊中自由來去。他將在奧國軍隊中所見的情形都報告給拿破崙。他到了維也納，不幸被人出賣，便被政府捕獲受訊。不利於他的證據雖很充分，但是他有非常的辯才，幾使承審的法官相信他是奧地利最忠實的人民。結果他被判緩刑，派幾個人把他送到匈牙利去。在途中，他當然逃走了。拿破崙於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佔領維也納後，便把斯休米斯特升作維也納警察總監。斯休米斯特自稱「却爾斯先生」，在柏林，魏瑪，洛斯托克，哥尼斯堡，歐甫斯等處非常著名。

拿破崙征服了普魯士，及日爾曼人諸州，接着便是一個和平時期。那時斯休米斯特已積了不少錢，便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米腦鎮上住了下來，渡着舒服的生活。但是他沒有忘記他仁慈的僱主，所以他還是注視着萊茵河彼岸的發展。他組織了一個快速的傳達機關，分設二十四個交通站，可以在六分鐘內將一個情報從斯特拉斯堡傳達到巴黎。

那時這個大間諜的事業已經達到頂點。聯軍向拿破崙壓迫着。斯休米斯特也無法可施。他在斯特拉斯堡渡他的餘生，到一八五三年逝世。

斯氏一生
代表一種
間諜型

我們把斯休米斯特的一生講得這樣詳細，是因為他可以代表一種間諜型，這種典型的間諜，在近代情報工作上已經消滅了。

做間諜
的都是
專門家

現在の間諜工作是一種機構化的組織。一國間諜機關所用的人員都是專門家——語言專家或是有一技之長的技術人才。假如一個外行人看見了別國的一

業餘間
諜沒甚
用處

種新式大砲，或是新式的砲壘，他沒有描寫這種大砲或是砲壘的技術能力，這又有什麼用呢？所謂「業餘間諜」或是「冒險家」是沒有什麼用處的。無論他多少愛國，但是他沒有為國效勞的必要的本領。

四個女間
諜絕好的
題材

讓我們來看，一看一九三八年間的諜案子。有四個女間諜成為報紙上絕好的題材。女人總是被人當作最危險的間諜的。德國的「歐羅巴」號輪船上有一個女理髮師，叫約亨娜·霍甫曼，在美國以軍事間諜罪受訊。一個意大利的跳舞女愛達凱浦，在日內瓦以政治間諜罪受訊。又有一個德國女子叫瑪麗·格里勃的，因於偵刺巴拿馬運河區的防禦工程而被處徒刑。還有一個名字叫麗蘇，蘇俄的，想刺探馬奇諾防線的祕密而被捕。這種

女人如果充商業間諜，或是幹反間諜工作，倒還有一點用處，至於要幹軍事間諜工作，那是毫無用處的。

戰時可證明情報機關是否有

一國的情報機關祇有在戰時才能證明牠是否有效率。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才知道英國和俄國的情報組織比別國富於效率。德國的情報機關各方面都

夠不上。德軍第一次在西綫使用毒氣攻擊時，加拿大軍隊和法國軍隊簡直弄得莫知所措。因此聯軍陣地上裂開了一個缺口，德國軍隊很可以從這個缺口裏進攻，把這缺口擴大起來，可是德國的情報組織太壞，竟不會知道他們的毒氣攻擊非常有效，以致在聯軍陣地造成缺口，可是等到他們知道有這個缺口時，為時已晚了。

英國情報機關在戰時進行很順利

英國的情報機關在戰爭期間進行得非常順利。直到一九一八年，德國的反間諜部才在威廉港破獲了一個英國的間諜機關，其中有五個英國人和十四個德國

人。可是這個間諜機關從歐戰開始後，就在那裏活動了。

一一 第五縱隊

間諜戰
爭早已
開始了

這一次的世界大戰雖然開始在一九三九年秋，但間諜戰爭却老早就開始着的了。在開戰後第一年的巴黎，單是德國的間諜就有到三萬人以上。而且其中大部份還是法國人。此外蘇聯的間諜也不在少數，意大利更動員了幾個聯隊的地下軍隊。其他各國，當然也各有各的諜報人員。因為巴黎是歐洲的外交都市，是最適合間諜活動的所在。法國政府對此，自然也建立有巨大的反間諜網。

戰後巴黎
成爲間諜
的大本營

實際上，這許多間諜不是單單集在巴黎一處，而散布在歐洲各國的主要都市，不過巴黎是他們的大本營就是了。他們的主要活躍場所是第一流的菜館，旅館，服裝店。這類商業機關如果被這類傢伙當做暗中活動的大本營，那麼總有一天會倒霉。

間諜們的
薪金並不
十分高

一般人都想像間諜大概是接受很大的金錢的，其實他們的薪金是並不十分高的。不過他們的交際費和響應費，却就得看情形而定，有時數字大到不可思議。

間諜事業的概

據紐約麥克密蘭書店最近出版的「間諜軍隊」一書所述，德國的「蓋太普」(等於蘇聯的格柏烏)散布在世界七大國の間諜，每日費用達八百六十四萬美金，這是一個很可觀的數目。因此「蓋太普」的卡片索引室，在幾年前即已擴充到一百八十間之多，其規模比蘇聯的格柏烏還要偉大。由此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一個間諜事業的概念。

多吃飯，少開口。

在各國間諜活動的奔放下，國際間的欲求片刻安靜而尚不可得，自然是應有的結果了。各國目前對於間諜活動的對策是下面的一個口號，「民衆請沈默！」

在德國各個機關的牆壁上，都貼有「諸君之義務，係守沈默」的標語。同時報紙上更提倡應使國民自少年時代起，即教以緘口的訓練。

在蘇聯，到處的牆壁上都貼有如下的標語：

「檢舉有可疑收入的鄰居。」

「切勿裝出萬事全知的樣子。」

「不問問與己無干之事。」

「切勿將辦公室中的文件帶回家中。」

「切勿放縱，德國的祕密警察備有好酒之徒的名單。」

「切勿接近不相識的漂亮女郎。」

女子不
配做間
諜嗎

倫敦的警察署長湯姆生雖說過：「女子不配做間諜，因不能得既婚男子的信仰，」但在蘇聯却有許多金髮女郎和黑髮女郎在作着間諜的活躍，因此蘇聯當局警告人民，不可接近漂亮的金髮女郎。

德國雖然對於女子的間諜適格性表示懷疑，但在今年三月中，據傳有三萬六千名的德籍女兒，被英國在戰時保護法下扣留了，說她們都有間諜的嫌疑。足見德國雇用的女間諜，也實在不在少數呢！

當心漂
亮的姑
娘

說起女間諜，我們自然會想起上次世界大戰時馳名傳遍宇內的舞孃馬姐哈麗了。不久前，在德國那樣一個國家，居然也曾發生過一件轟動一時的女間諜案。主角是男爵夫人裴尼太·鳳·裴爾克。

鳳夫人是柏林社交界間的第一流美女，因此在她身邊，經常有一大羣或穿燕尾服的外交官，或穿金邊戎裝的年輕軍官包圍着。她是波蘭的間諜，不幸她終於給德國的蓋太普發現了祕密，經德國軍事法庭審訊的結果，給在布洛湛監獄中處刑死了。不過當時的德國報紙，對此沒有一字報道。

另有一個德國女郎希利·亞絲蘭達，最近也起了蓋太普的一場騷擾，她是蘇聯的女間諜，她在羅馬尼亞組織了一個間諜隊，利用她的美貌和嬌秀，從軍人和公務員處探聽消息，然後報告給莫斯科。不過她終於給納粹逮捕了。但她比鳳夫人總算倖運，沒有被處死刑，僅被判處十二年的徒刑。

以上是以中歐為舞台的間諜活動。在南歐的伊貝利亞半島上，香豔神祕的間諜活動，也不在少數。

西班牙女人當間諜的，恐怕在間諜界還屬創見。在上次的西班牙內戰中，也出現了一位烏色金髮的漂亮女間諜。

她是好萊塢的女伶羅奇，但阿斯，她利用她在銀幕上的魅力，在國民軍的陸軍部內大施活躍，將她搜索得來的諜報，報告給人民陣線政府派。但不久她也遭到了其他間諜所遭的命運，給敵方的反間諜網破獲了。在軍法會審的宣判下，葬送了她的芳命。

但阿斯小姐雖然死得可憐，不過她確不愧是一個人民戰線派的鬥士。當她爲佛朗哥軍破獲之後，她雖受盡迫供的苦楚，却絲毫不肯洩漏戰線上的半點秘密。她像無聲電影中的女主角一樣，默默無聲地死去了。她的芳齡還只有二十五歲呢。

她體長五尺，重九十八磅；被捕之後，就一直被關閉在一間黑暗的密室中。當時的淒涼生活，那堪和明明愉快的好萊塢生活相比。但她却絕不悔恨，毫不恐懼。在受刑一天的朝晨，她從密室中帶被出來，她的鮮紅的櫻唇中啣着一支細的捲烟，悠然自若地踏進刑場。在鎗手的排鎗聲下，她的紙烟還在血泊中裊裊地噴着烟哩。

間諜活
動三章

全世界到處散播着間諜網。不過隨着國際情勢的變易，間諜的巢穴每每集中在一國或一地。凡是間諜活動集中的地方，就叫『熱點』(Fever Spot)，在納粹征

服波蘭以前，『熱點』就在波蘭的華沙。現在則除英法德蘇各大都市外，巴爾幹也成了這種『熱點』了。

間諜向『熱點』集中，可分三個階段。最初潛入的是『白蟻組』，他們的活動是在極秘密的地下層，外面是絕不露半點表徵的。他們的工作重心是破壞準備。『白蟻組』此項準備工作所需的時間，大概從二個月到八個月。這一工作完了之後，接着就來了叫做『水雷組』的間諜羣，這組的行動當然也是極守祕密的。在他們所到的國家，就會得發生種種惡化的社會問題，例如勞資紛爭階級鬥爭（當然不是革命意義的階級鬥爭），並對敵國的要人造謠中傷，總之，他們的使命是在引起社會的不安以及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如果他們的工作很順利地完成，那末全社會的根底就會給他們掀反起來。所以用『水雷』來象徵他們的活動，是最適當也，沒有了。

第三組就是『工兵間諜』了。他們的工作對象是破壞對手國的產業和財政。一九二九年開始的蘇聯間諜，在資本主義各國的景氣攪亂戰，就是一例。他們活動的重要方法之一，是

先着手調查在大銀行中有存款者的名單，於是用巧妙的方法，密報各個存戶，謂某大銀行將發生風潮，勸告他們前往提款。最初，誰也不會注意這種調言，可是當存戶在到處的俱樂部 and 交際場中聽到人們彼此竊竊私議時，他不由自主的關心起來了。這時只要有少數人上銀行去提款，間諜們就會推波助瀾地散放謠言，最後必然會引起擠兌的風潮。由一銀行而波及全體銀行，而使一國的財政陷於大恐慌。

除了以上三種間諜，在有暗殺必要的場合，間諜大本營就有此種專門人才派出。

派到國外去的間諜，護照問題是由本部解決的。本部設有專門偽造各國護照的專門部。例如像俄國的格柏烏，不知偽造了多少美國護照。其偽造的精密，非經實驗室的偵考，肉眼是萬難看出的。其他如間諜的通信方法，也非經科學的檢察不能偵出。

專門暗殺的間諜

暗殺間諜的養成，要算意大利最爲著名。這一間諜機關叫『O·V·R·A』

專門訓練以短刀暗殺的人才。短刀殺人的一切動作，都須經過嚴密的科學訓練。就是使用的短刀也有一定的格式，俾能適用於高度化的規律殺人術。凡是經此種間諜暗殺的

人，可從其致死的方法上看出是否是「O·V·R·A」的工作。其技術的規律性，於此可見一斑。

三年前法國的洛滿利兄弟兩人被暗殺後，法國的諜報機關馬上察出這是「O·V·R·A」所爲。

法國因爲是左右翼政治漩渦的中心，所以這裏的間諜網也比任何一國爲複雜，在不多幾年前，法國的警察廳曾發現共產黨和納粹黨部在巴黎築有窖藏大量軍火的秘密地下室，預備待機掀動革命之用。連革命爆發時怎樣分配應用暗藏武器的計劃，也早已草就好了。當時的法國政府非常吃驚，他們吃驚的倒不是武器，而是此種陰謀的計劃書。而且奇怪的是，共產黨的文件上，寫的是「法西斯黨秘密指令。」反之，納粹黨的文件上是「共產黨秘密指令。」幸好雙方同時破獲，否則兩黨間諜的週到手段，真會叫局外人墮入五里霧中呢。

第五縱隊
在歐

有人說，此次德軍在奧斯陸（Oslo）等地所以能長驅直入，未遭遇任何抵抗者，是由於挪威「第五縱隊」的活動所致，而挪威當局對於這個消息，曾加否認。但

據斯托威 (Leland Stowe) 所述，且經其他中立觀察家所證實的情節離奇複雜的故事，並不是一紙否認書所能抹煞的。『第五縱隊』的存在，並不是一個民治國家的恥辱，這不過是一個致命的危險吧了。挪威不能把她國內所有的親德份子都驅逐出去，因為那樣做時，將會妨礙到她國內公民的自由。准許一切『合法的』納粹活動，信任她的廣大民衆的忠誠，在正常的情勢之下，這種辦法，非但是寬大，而且是聰明的；只有得到民衆非強制的擁護，始有真正的『民治』之可言。但是，在甚麼時刻大局形勢開始變為非常的呢？在那一刻我們就需要開始去限制每個公民的自由，以鎮壓潛在的叛逆危機呢？挪威已錯過了這時刻。在德國軍隊已在奧斯陸的馬路上行進時，挪威還一直保持着她的『合理的』民治精神。

這次挪威的教訓

這次挪威的教訓，是應給每個其他『非戰鬥國家』學習的——那些非戰鬥國家有的還仍舊用着規避現實的態度，去靜觀戰局的變化呢。採取預防『第五縱隊』活動的方策，是與危險的接近程度成正比例的。瑞典政府曾把國內一批親德份子集合起來，她又檢查在她國境內各港內的德國船舶。荷蘭在此次德軍入侵以前，曾自一六四八年

以來第一次宣佈戒嚴，而採取應付非常環境的戒嚴令。『尼日蘭國家社會黨』下的五萬名黨員，若成爲『第五縱隊』，其重要性就要遠超過正常時的政治力量了。正和在其他國家一樣，納粹的陰謀差不多已深入荷蘭的軍隊中——特別是高級軍官——荷蘭政府曾把一批親德官員革職，總司令林特爾斯將軍（General F. H. Reynders）亦在被革之列。

比利時在受德軍大舉進攻之前，亦曾採取相似的步驟去阻遏『比奸』的可能活動。瑞士對付『瑞奸』的方策，則更爲激烈。瑞士政府與高級軍事當局曾聯合發表通告，警告人民在國土受人攻擊時，不得忽視政府動員及國防的命令；假使瑞士被侵，當局將利用一切交通工具來傳佈受侵的緊急消息。這個聯合通告的本身，就是一道動員的命令。

東南歐
危險大

在東南歐，受德國間諜和本國親德份子所造成的危險，最近爲了那大批德國『遊歷家』的蠢擁而來，而大大增加了。達爾美地安（Dalmatian）沿岸充滿了強壯的條頓遊歷客，手裏拿着照相機——正像去年夏天那些休假出遊的德國人充滿了但澤和波蘭走廊一樣。據羅馬尼亞傳來的報告所稱，在過去數週中，有一萬至四萬的納粹份子

進入國內，羅國當局已採取適當的處置，以對付這批侵略的『先鋒』。但羅國的畏懼希特勒，却阻滯了她防制『第五縱隊』方策的實行。在目前形勢之下，謹慎將是唯一適宜的預防方法，羅國當局曾宣稱，任何外人，若未經特別的許可，不得在羅國境內由此鎮移往彼鎮。南斯拉夫已設立了集中營，以拘留所有嫌疑的外人。米蘭 (Milan Stoyadinovich)，前南斯拉夫親德首相，已受『保護的』拘禁。許多德國僑民的家庭，都會遭受襲擊。其他國家大都採取相似的步驟。羅馬尼亞的形勢，因數百『鐵衛黨人』 (Iron Guard) 突然被釋放，以及某些早年流放國外的叛徒突然返國，頓時陰霾四佈起來了。

美國人以
爲『第五
縱隊』與
已無異

有許多美國人把『第五縱隊』的活動，看做是遠處的與己不相干的事情，他們把希特勒在美國的活動，視爲無足輕重，所以他們大多抱着『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態度，這實在是一種十分愚笨的見解。美國有着大批的『第五縱隊』，他們是希特勒口號的應聲蟲，他們摹擬着納粹的一舉一動而亦步亦趨，他們而且得有那些『尊貴的』保守派的擁護和撐腰。

納粹「第五縱隊」活動的方式

納粹「第五縱隊」活動的方式，我們可以從挪威一役中去探求一些內情。他們非但在有着大量德人的國家或「半法西斯」國家中，而且在所有一切單一民族及有着堅強的民治與自由傳統的國家中活動。納粹軍事理論家滂西氏曾說：「我們拿軍事、經濟及精神的武器去從事戰爭，其中精神的武器尤為重要。因一切社會問題，根據最後分析，都屬於精神問題之內。所以我們在發動戰爭以前，必須計劃一切宣傳事宜。但我們不應以為一兩個月或數十天之中，即能收效。所謂優良的宣傳戰，必須在和平時期中創始。及至戰爭開始時，則可立見它顯著的功用，如此方為最大的成功。」所以德國當局在發動這次大戰之前，早已施用各種宣傳方法，以鎮定民治國家的人心，使他們不疑德方將來準備有何動作。滂西氏復主張世界各處分設德僑組織，所有國外德僑一概被迫參加。這種組織就是一切納粹活動的總源泉，也就是「第五縱隊」的祕密總部。「第五縱隊」本身就是近代戰爭方法之一，它的支部，分設世界各國。他們大凡首先和各國的作家取得聯絡。然後利用報紙、影片及無線電廣播，發揮它的宣傳威力；其他設立俱樂部、交際團體、及讀書室，亦為實現宣傳目的之媒。

介納粹國外組織，實則合併於德國外交機關，而他們的活動，都享受外交的保護。一九三七年，德國當局尙伴稱與納粹黨國外組織無關，但一九三七年一月，德國當局就正式承認，這種組織確有權去管轄所在外國德僑的行爲及其他事宜了。

歐戰二次
大戰中的
間諜活動

世界各國，對於間諜的訓練，反間諜的組織，無不日在『殫思竭慮，精益求精』之中，採取別國（尤其是假想敵國）的軍事秘密，和保住自國的軍事秘密，以求軍事和外交上的勝利。就在戰事未發生以前，因了軍事的準備起見，間諜的運用，都已不惜付出最大的代價，更不說在戰事正在進行的時期了。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第一次大戰中，德國和其他的國家派遣在歐洲各處的間諜，約計有二萬五千人，聯軍方面，也有二萬人左右。當時交戰國雙方的間諜，都有驚人的成績表現，雖不斷的經反間諜機關破獲，仍是防不勝防。甚至一個計劃，還沒有正式下令，敵國的參謀本部，已得到了間諜的報告；一隻運兵的船，所經的航線，還沒有通知船長，敵國的潛水艇，早在那隻運兵船所必需經過的航線上守候了。這種駭人聽聞的間諜案件，不知發現了

多少。

賽如
一盤
棋局

在凡爾賽和約簽訂的二十年後，慘酷猛烈的歐洲第二次大戰又爆發了。經過二十年來不斷的精研窮討，交戰國雙方的間諜運用，都莫不較首次大戰時進步多。間諜縱橫，互相鬥勝，賽如一盤棋局，爲歷史所罕有。棋局的一面，坐着獨裁者的德國和意大利；另一面則坐着西方民治國的大不列顛和法蘭西。別的國家，雖也有相當的活動，但重要的活動中心，却全操於上述四國之手。這四國都是棋局的名手，對於棋局上最詭巧的變化，也能立刻覺到。因此每格棋局，都是在永久的監視之下。每一隻的棋子的移動，都是不動聲色，而且毫無憐恨地由著名的棋手調動。有時一隻小「卒」被犧牲了，有時的一隻「馬」，有時或是一隻「車」，甚至於「士」或「相」，有時都不免要被犧牲了，但棋局中的「將」、「帥」則都是安居在柏林、倫敦、巴黎、和羅馬，他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是永也不會被擒的。

間諜案件
不肯輕易
透露

現在二次歐戰，正在激烈的決勝階段。在一場戰事沒有正式宣告終結之前，交戰國雙方對於間諜案件的破獲，都是不肯輕易透露絲毫消息的影蹤的，即使有所

宣佈，也往往不是內幕真情。例如去年德國 慕尼黑的炸彈案，內容是決不會像報上所登的那般簡單，牽涉到英國間諜的陰謀，當然是有很大的可能的。雖然我們現在不能獲得這次大戰中，交戰國雙方所已破獲及尚未破獲的間諜活動詳情，但從報章雜誌上一鱗半爪所傳出的消息報道中，我們加以綜合的敘述一下，也當可以看出此次大戰中雙方間諜戰活躍的一斑了。

一鱗半
爪的消
息

去年（一九三九年）十月初旬，瑞士發生了第二次大戰中第一件重要的間諜審判案。一個有着褐色皮膚及黑色髮目的舞女，芳名妮娜（Nina）（真姓名爲 Virginia Capt Rota）在十月中企圖越過邊境進入法國時被捕，她爲人發覺有盜取瑞士空防祕密之罪。據人推測，她是想循一種迂曲的路線將這些祕密傳送給意大利的。結果她被判決五年徒刑。和她同時被判罪的，還有喬爾（Roger Joel）前瑞士某兵工廠的打樣員，羅却德（Paul Rochat）日內瓦的偵探，以及羅却德的妻子鐸蘭（Dolly）在監獄裏，舞女妮娜爲飢餓所困，曾企圖自殺。

同時，在去年歐戰爆發後不久，在法國邊境馬奇諾防線附近，也發生了一件很驚人的大間諜陰謀案。被捕的間諜和牽涉在內的人，共有七十餘人。內中有名伶，有交際明星，有工程師，有軍官，總機關設在巴黎近郊的一家小工廠中。內容設備，十分完善，有無線電收發機，有秘密地道，且藏有二百餘顆木柄手榴彈，四枝輕機關鎗，不少的手鎗步鎗，十萬粒以上的子彈。這處間諜祕窟的被獲，要歸功於一個十五歲的頑童，因當這個頑童在地上戲掘一個防空小洞時，忽在無意中挖着一根電線。他把它偷回家去，却尋得了電線發源地。法國的祕密警察，便從這電線破露了這一家大間諜機關。

在蘇俄吉甫（Kiev）地方，有母女二人被蘇聯政府執行死刑，因為那母親將女兒先嫁與一邊疆守卒，再嫁與一中佐，利用他們，為法西斯國家探聽祕密。

在丹麥哥本哈根（Copenhagen）城內，警察曾發見一間出售無線電的商店是一個大規模的間諜機關，五個德國人和三個丹麥人因之都被送入牢中。

在法國杜倫（Toulon）地方，一個法國海軍軍官，因企圖出賣海軍動員的計劃而被捕。

他的勳章被褫奪，最後又被鎗決了。

在美洲巴拿馬運河區，有兩個德國人，因偵察美國的防區而被判罪。還有一個男子和一個女郎，因同樣的罪名而被捕。

去年十一月初旬，荷蘭警察曾在邊境上逮捕愛爾勃齡克（Gerit Albrink），他現年三十歲，為荷蘭議會中一納粹議員的兒子，是一個德國汽車商人的雇員。在愛爾勃齡克企圖駛往德國的那輛汽車中，被搜出各種荷蘭的制服——兵士的，鐵路衛隊的，郵差的——很明顯的，這些制服並非預備拿去陳列在時裝展覽會中用的。而在最近（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德軍正式侵入荷蘭國境時，我們在報上讀到下列一則有趣的消息：

『五月十日倫敦路透社電——荷蘭無線電台宣稱，自今晨八時起，德軍陸續張傘在荷蘭降陸，其數漸增。今已確悉此等德軍身穿荷蘭軍裝。』你在讀完了這段小小的短訊以後，若能聯想到去年十一月發生愛爾勃齡克企圖偷運荷蘭制服式樣入德的故事，那麼我想你對於德國人發動這次大規模戰爭，事前籌劃的審慎周詳，無微不至，定要為之咋舌不置了。

在這國際偵探術變幻萬端的舞台中，這些給宣佈出來的被捕間諜人員，還不過是些無足稱道的人物。如果她們或他們是些重要的角色，那麼他們被破獲的事件，一定是被保守着秘密的。

間諜恐怖
幾乎每天
震動英國

間諜的恐怖，幾乎每天震動着英國。在戰事爆發之初，約有六千個嫌疑犯被捕。在十一月初旬據傳有一張試驗最新英國鎗砲的影片，忽然不翼而飛了。十月中下列兩則廣告忽在倫敦一種 *World's Fair* 報紙上發現。

聯軍陣線的後方，在去年戰事爆發後不久，就曾發現三具用過的德國降落傘，因此引起大大的恐懼。大家恐怕德國的間諜已開始自天而降。巡邏工作乃更加緊進行，即遠離前線的地方，也努力巡邏。官長禁止便服出行。

法國宣戰
後查得的
一封怪信

法國自向德國宣戰之後，即檢查郵電，有一次見了一封奇怪的信，信上寫道：「我在馬背上四面觀看，找到很多的狗，大都密藏在森林之內，最大的頭有二十五英寸四週又都是小狗，倘要進去，實在很難，只有公園的角落裏，比較容易。」發信人却是一個英

籍女郎，方從邊境回到巴黎。信是寄到羅馬尼亞去的。經過法國反間諜人員的研究，發現了信上可以用一種藥液，顯出一幅馬奇諾防線的砲壘地圖來，那自然無疑是一位間諜了。所說的狗，便是砲壘，小狗便是機關鎗壘，公園指的便是盧森堡公園；這種異想天開的間諜案，在戰時真是層出不窮的！

三 降落傘部隊

爭取勝利
一種新的
戰法

降落傘部隊的戰法，這次歐戰中，已引起了一般人們的驚奇，它已變成近代戰爭爭取勝利的一種新的戰法，以後，什麼鞏固的防線，祇要把陸軍從空中向敵方防線內輸送，那防線就有失去它相當作用的可能，所以現代的戰爭，防空的設備與注意，已是任何國家不容忽視的問題。

降落傘部隊
戰法創始
於蘇聯

降落傘部隊的戰法，發明於蘇聯，它在一九三七年就曾在莫斯科表演過，據說這次德國降落傘隊作戰方法，是仿效於蘇聯，而德國知道這種戰法，乃是蘇聯清黨

案中被伏法的已故國防副人民委員長杜加契佛斯基的出賣。現在蘇聯並沒有放棄這種戰法，據莫斯科塔斯社電，蘇聯全國海軍降落傘部隊大演習，在薩拉西斯結束，參加者極衆，表演二百八十八種降落姿態，高度自一千至九千餘公尺，表演者，離地甚近時始開放降落傘。其中有十九人以集體姿態自六·二四〇公尺高度降落，離地二千公尺始開放降落傘，此外專家四人自九千六百四十八公尺高度降落，離地八百四十五公尺始開放降落傘，危險之狀，令人咋舌。

各國都已
有這種部
隊的設置

現在國際仿效這種戰法的，除德國之外，還有意大利，日本也正在效法，據說法國也已有這部隊的設置，不過這次大戰中，並沒有看見它出現。德國在一九三八年秋季以前，對這降落傘部隊戰法才開始有組織的訓練，曾在斯旦達地方，設立了降落傘兵學校，開闢了廣大的練兵場。自從侵佔捷克以後，似乎已經決定作為一種兵科，這次德軍所以能佔領荷比，致勝聯軍，居然依靠了這傘兵的一部力加量。意大利在一九三八年六月間，曾在比亞地方作過大演習，當時曾引起國防評論家的注意。

降落傘部隊的戰術

降落傘部隊的戰法，這次德軍在歐洲已有表現，但是它究竟怎樣用法呢？一般地講來，它總稱為敵人後方擾亂戰。它不僅可以遮斷敵人的交通，如道路，橋樑，鐵道，電報等；而且還能編成隊伍，帶有齊備的戰器，形成前後襲攻敵人的戰線。糧食，彈藥，都可以利用降落傘投擲，據說中口徑的野砲，也可以從空中供給，將來戰車的落下，也有可能呢。

這次德軍的戰績

這次德軍佔領洛特丹及盎凡爾斯浦，就是利用傘兵降落於比荷後方，破壞其交通工具及飛機場所致。巴黎通訊曾說，德軍在某某地方竟能編成隊伍，每處約有一千員，並謂在荷蘭西部洛特丹港南面，有少數降落傘部隊，軍械雖極齊備，但無大砲。從這裏看來，降落傘部隊比起幾千尺公尺上空的轟炸以達破壞交通等目的當然要正確而有效，它不僅能殲殺防禦力薄弱的糧秣彈藥輸送隊，杜絕敵人的糧道與接濟，而且又能破壞敵人後方根據地，如水源地的爆破，無線電台的破壞，襲擊軍需工業地帶，破壞工廠，燒燬生產品之類。

迅速變成突擊部隊

降落傘部隊自飛機降落地面以後，它很迅速地編成隊伍，變成了突擊部隊，這種部隊，可以從後方向敵人陣線開設破口，從局部而論，這是突破敵人之重圍而

歸還；或者還可以和前方自己作戰部隊相配合，因為任何戰線，都沒有向後方設備防禦，如從後方突然施以襲擊，則可以少數兵力擾亂大軍。

這種部隊
有些像敢
死隊

降落傘部隊在敵人後方僻地降下，雖然它能齊備軍械，可以得到暫時的給養，可以突擊敵人後方，擾亂大軍，但是它也很難期生還，百人二百人固不必說，即使千人二千人，在敵後實行破壞，當然難免受敵人大軍包圍，捕殺，因此，有人稱這種部隊是敢死隊的性質，這次德軍進攻荷比時，據英法戰報說，有許多德軍的降落傘部隊全被殲滅。

很少有
生還之
望

然而這也不能說這種戰法不能成立，既經是敢死隊，當然不期生還，不過一般的敢死隊多少還有生望，而降落傘部隊戰法，則性質微有不同，很少有生還之望，但從敵人後方突破敵陣，而凱旋生還之望未始全無。如果降落傘部隊在敵人砲火稀少和防禦薄弱的地點降落，那麼成功比較容易，如果能作戰略上的配合，那末犧牲當比較少了。

把水平進
軍化成立
體進軍的
戰鬥形式

降落傘部隊的新戰法，它已把水平的進軍，化成立體進軍的戰鬥形式，它勇猛作戰的方法，已使世界人們不可忽視，防空設備較弱的國家和人民，尤須注意防禦。

防禦的方法雖然很多，要以廣泛動員民衆組織防禦隊爲最有效，這次德國實施這種傘兵戰法，已使英法不得不注意防禦，所以英國最近在各地徵募大批男子，編成傘兵防禦隊，作爲對策。

第三輯 幾次有名的會戰

一 華沙困守戰 未父的戰地

一個戰地記者
的報告

到華沙的
情形

一位喚做路易的戰地記者，當華沙被圍發生困守戰的時候，他恰巧在城中，等到他脫圍而出，根據他的回憶，撰寫這樣的報告——

一九三九年九月七日早晨十點鐘左右，我們坐的火車到了華沙，據說這是最後一輛直通華沙的客車。那時天氣非常陰慘，我們的火車就停在華沙車站西面的月台邊。我們僱不到出租的汽車，因為所有的汽車都被軍隊徵發去了；還好我能找到僅有的
一個脚夫，替我們挑些笨重的行李，同着幾位波蘭朋友，我們便踏進了歐羅巴斯開 (Euro-pejski) 旅社。

在我未走到旅社之前，我心裏想着，那裏應該擠滿着許多通訊員，但是結果是在我的意料之外，旅店中還有許多空房。我揀選了一間很大的房間，裏面還附帶一間浴室。當我問這裏

租金多少錢一天時，一個隨從的侍者很小心的把價錢說出，我心裏非常奇怪，這樣便宜的租金，他們怎能獲利。最後，我在華沙旅行社的賬單，也來不及結賬。

我留居
在孤城
中

第二天，我得着一個消息，波蘭政府已遷至鄉下，所有的通訊員，新聞界的攝影記者也都隨着離開華沙。現在似乎再也不能找着一條出路，這也許是命中的注定，我這攝影家的夢想可得完滿。我相信我在這孤城中所遇到的事，或者是近代歷史中最不顧人道的圍攻，我所見到的事並未見另外的人有這樣的記載，因為所有的記者都預先離去了。圍攻的事蹟，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並不以為這是一件我最歡喜的事。

困城中
一位大
英雄

被圍困城中有一位偉大的英雄，就是司蒂番·司泰深斯開（Stefan Starzyński），他是華沙城的市長，也是本城義勇隊的司令官，我得着他特別的批准，所以能夠到處自由攝影。祇要這世界上有波蘭人存在的一天，他那愛國的熱忱和他的英名，永遠為人所敬重的。當他接見我的拜訪的時候，態度很誠懇，用着一種很鎮靜的音調對我說：「凡是留在城中的人，我們已經決心與本城共存亡。但是你——最後你也許能攝到你的照片，這樣

或者世界上的人也許能知道這裏所發生的事。」

在那些緊張恐怖の時日裏，我從未看見司泰深斯開市長面上有過一點愁容。有一次，我正坐在他的辦公室裏，兩個炸彈爆發在離開我們三十碼左右的地方，房屋震動得好像地震一般。當猛烈的震盪消沉以後，四面都佈滿着死氣，司泰深斯開祇勸告我不應站到窗口張望，並沒有說過一句無補於實際的話。兩個星期中，他從未出外過。這時時有轟炸危險的建築一步。每天他仍舊用無線電廣播，他的言詞極爲勇敢，鼓勵各方的抗戰，他告訴城中的人民，雖然政府已遷離，他們仍須自己領導自己。

看到心
酸的景
象

司泰深斯開市長替我預備了一輛汽車，特派一位領導和一位翻譯員伴着我，最先我們走進一座很大的天主教醫院，那裏已受到炸彈的轟毀，一共有五個炸彈落在那醫院，炸力非常猛烈，被炸成的圓洞，大約有三十尺至三十五尺的直徑。醫院的全部也都受到很大的損失；房屋的西都已完全炸毀，從這一角看過去，像一些玩偶的房屋，上下三層的内幕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裏面所有的病床都蓋着灰塵，窗門全部震壞。手術室的損壞最可

怕，不僅手術檯上蓋着泥灰，窗口上還掛着一個炸開的人頭，使人看到心酸。

第二天，我正好跑到一間被炸不久的近代建築旁，這建築很新式，共有五層樓。救護隊拖出十四個婦女和小孩的尸體，尤其嬰孩被炸的慘狀，最使人憐憫。其中有些年輕婦人被炸成幾部，有些沒有了頭，有些沒有腳或手，實在令人不忍直視。這些殘暴的事跡，可以說是打破近代戰爭歷史的紀錄，也許有人以為我的形容過甚，但我相信沒有人會懷疑，當他看過我實地攝成的影片，這是人間僅有的慘劇。

那時華沙的情景非常悲慘，同時我認為華沙必然有恢復繁華的一日。當我走進一間地洞防空壕的醫院裏，我看見五十多位青年的婦人，雖然日間她們非常勞苦的幫助救護工作，身體自然是非常疲勞，但是她們仍舊很小心的照顧着許多被彈片或玻璃片射傷的嬰孩。其中有許多嬰孩受傷得特別嚴重，幾乎是沒有復原的希望，但那些慈愛的青年母親們仍然忍耐和仔細的去盡力看護。

一天，我們的汽車駛過一處地方，這地方是城中的一角，那裏有許多種植的田園，不幸我

們到遲了一步，不然可以親眼看到一幕重大的悲劇。有七位婦人，因為感覺食物的缺少，所以到田間採取些馬鈴薯，突然飛來兩架德國的轟炸機，似乎找不着轟炸的目的，隨意掉下幾隻炸彈，炸中一間離開這裏兩百碼左右的小茅屋上，同時有兩個婦人已被炸斃。採取馬鈴薯的婦人們立刻拋去她們的工具，希望能夠逃避敵機的視線，但是這兩隻轟炸機並未滿足，不久又回轉來，向田間放射一陣機鎗，結果又殘殺了這兩個婦人。當我替那些屍首攝影時，有一個女孩匆忙地跑過來，抱着其中一位被炸婦人的屍體痛哭，據說這是她的姐姐。

她非常悲痛的哭着說：「我可愛的姐姐，敵人殺你爲什麼呢？」停了幾分鐘，她再問道：「告訴我，趕快的告訴我。失去了你，叫我怎樣活下去呀？」

這女孩哭得十分悲痛，使我們不知所措。後來我把她抱了起來，想去安慰她。可是她仍舊不斷地痛哭，我和其他兩位波蘭官員也因此流出許多同情之淚，我們始終不能想到一個適當的方法去安慰她。

雖然我遇到無數的慘劇，但是我自己仍舊似乎不相信人間會有這種慘事。同時更有許

多農民及難民都有同樣的哀訴，其實這是事實，不管你相信或不相信。

我到處找
尋攝影的

資料

在那裏，我到處尋找攝影的材料。有一次我遇見一位老婦人，她說她是站在她家的門前。其實祇剩着一堆未熄的灰燼和一隻茶壺仍舊放置在火爐上。四圍都充滿着熱氣，這熱氣並非由火爐中發出，而是由燃燒過房屋未熄的火堆中發出。她往日所用的鐵床只剩着一副彎曲的架子。她對着火堆凝視，不時用一隻鐵棒挑動那些未熄的火灰，她忙着尋找，可是我始終不知道她所要找的是什麼。另外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婦人也在找尋着，她祇找着兩隻小銀匙和一把剪刀。她在那裏發呆的站着，這就是她所餘剩的一切。旁邊站着一個大約七八歲的男孩子，他正玩弄着他自己的一隻小皮球。他們的家已變成一塊大空場，火爐仍舊燃燒着，熱氣從灰中不斷地發出，所剩餘的祇是些零碎的物品，令人見了悲傷。有時他們拾着一張聖母的神照，一盆裝滿枯焦的菜蔬；他們身上所穿的祇是睡衣，其外別無一物，究竟他們將來的生活怎樣維持？我始終不明白。

到處的事物都充滿着淒涼。有一個婦人坐在地上削馬鈴薯的皮。另外一位大約十七歲

的女孩在她已毀壞的家中找着一面鏡子，其餘無一可獲。還有兩位小男孩坐在地上，正看着一份波蘭的米老鼠週報。街中臥着十四匹死馬，有一隊義勇隊走來用石灰蓋着這腐壞的尸體。離開那堆死馬二十尺的光景，躺着一十多個死尸，從他們死的狀態看，他們正想找地方躲避，結果一個也不能逃脫死亡。同時更有一個小孩手裏提着一隻鳥籠，裏面還有一隻金絲鳥，這便是他唯一的所有，無目的地在街頭徬徨着。

金銀已
失却了
作用

有些區域受到空襲的損毀最厲害，簡直沒有一間房屋不會炸平。到處都是難民，步行的，騎着腳踏車的，推小車的，甚至於還有許多推着嬰孩車的，帶着很少的乾糧，在東西南北四方到處的流浪，他們知道不能找到一個安居樂業的家，但是他們是急需想找尋着一處避難的場所。每天傍晚五點鐘的光景，納粹轟炸機必然開始光顧，直到天明，城裏必有一處新地帶已被完全毀壞。此種無目的的徬徨，並非安全之計。窮人和富人都混合在一處，受着同等的甘苦，金錢已失却了作用。

向中心
區集中
轟炸

被圍的頭幾天，我們祇對空襲發生恐怖，但是九月十三日的那天起，德國大砲向着城中中心區集中的轟炸。飛機在天空上指示出準確的轟炸目標，所以每顆砲彈都炸中主要的街道。同時砲彈大多數都是依時在空中自爆，碎片紛紛的散下四射，凡是在路中的一切都不能避免損害，傷死的數量不堪估計。

算是對華
沙人民一
種處罰

大約九月十七日，砲彈開始落下得最猛烈，平均每天有一萬至三萬顆砲彈落到華沙城，算是對華沙人民的一種處罰。從那時起，如果在街上行走，總免不了炸傷或炸死的危險。防空壕已是失去保護安全的作用。尤其是在最後的幾天，空襲的警告不斷的發出，我們得到警報唯一的方法就是依靠無線電。

晚間的轟炸尤為緊張。每天早上我們都發現大量的死尸。被炸死的原因多半因着他們想到自己的花園裏或者附近的花園裏換換空氣，不幸都炸斃在路旁。每天轟炸大砲的數量不斷增加。到後來華沙城中多數的建築已被毀壞，就是餘存的房屋，門窗上的玻璃也沒有一塊是完整的。

我親見
一隻飛
機跌下

當我站在美國大使館的花園中，我親眼看見一隻德國轟炸機被高射砲擊下，當那隻飛機冒着黑烟落下的時候，我正好預備着照相機把它攝下來。

同時我趕忙跑到那隻飛機落下的地方去看，機中負着的一隻炸彈還在燃燒着。其中四位機師已是喪命。我不覺對這不幸墜下的飛機表同情，機中所喪亡的是人類，爲什麼他們死得這麼的悲慘呢？但是在表面，我還與美國大使館中幾位同伴大叫歡呼，慶祝着轟炸機的墜落。那時我們忘掉那些飛機師家人在德國悲慘盼望的情景。

轟炸城
中猶太
人

記得九月十六日的那一晚，是猶太人新年的一夜，德國飛機帶着大量的燃燒彈，集中轟炸城中猶太人昔日居住的區域。整整三個多鐘頭，我們看着許多東西都化爲灰燼，建築物繼續不斷的倒下來，最使人驚嚇的就是有一處地方，二十尺厚的牆圍也被轟倒。那天晚上，立刻增加數千無家可歸的難民；許多受傷的人，來不及救護，四處都遍佈着肢體不全的人們，使人觸目傷心。也許敵方以爲猶太人集中的區域，是他軍事破壞工作最大的目標。

波蘭人過
着艱難的
生活

被圍困的華沙城中，波蘭人過着艱難的生活，而生活中最奇特的一點就是關於他們的抗戰。城邊就是他們的前線，有時許多波蘭士兵都回家吃飯，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家中的飯菜是否已預備好。因為平民的生命反而比抗戰的兵士容易喪失，妻是從來不愁丈夫自前線歸來，但在前線的丈夫們却要憂心着家人的安全。

要我作
十分鐘
的報告

危險一天天的增加，到處都產生着悲慘的呼聲，情景使我再不能舒舒服服的做一個旁觀者。九月十五日的那一天，波蘭人請我去華沙電台隨便說幾句話。他們的意義就要我用英文作十分鐘的報告，也許能使全世界的人知曉華沙城中的情形。

一顆砲彈
打中電台
的一角

當我在播音台上作十分鐘的報告，外間不斷的和平日一樣的轟炸着。突然一顆砲彈打中電台建築的一角，可是我還未講完。我感覺很高興，因為我能很平安的離開。自此以後，我十分的欽佩電台中的工作人員，他們的勇氣最值得稱讚，我祇是在那裏停留了十分鐘，便感覺恐怖異常，他們坐在那裏幾個鐘頭，甚至不分日夜的忙着管理各種廣播的事務，不論男職員或女職員都保持着非常鎮靜的態度，並無絲毫驚恐的心情。

謠言
散佈
各處

幾天以後，情勢更加緊張，外間毫無根據的謠言散佈各處。大多數都是無稽之談，^如例如有些人說英法的飛機將要飛來援救這裏的危急；或德國內部已發生變化；戰爭將要停止；諸如此類之謠傳，實無記載之價值。有些人竟幻想到一種短期的休戰，以至中立國人民能退出戰區。在我們心裏想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德國人的目的是不放過城中的一切，難道德國爲着少數中立國人的安全，就願意停止他們的圍攻嗎？但結果這種幻想的謠却傳成爲事實。

中立國
人退出
華沙

九月二十一日無線電廣播電台公佈臨時休戰的時間，凡是中立國的人民取得通行證以後，可以退出華沙，固定的時間是本日下午兩點至五點，短短的三小時。我們全體齊集在布里斯拖（Bristol）旅社。

城中中立國的人數一共有一千二百人，各種國籍都有，大約有三十種。四點三十分我們開始出發，坐在搬運的汽車上，經過無數轟炸成平地的區域，據說那些全是工人的住宅區。以後我們便到了城外的荒地，因爲沒有公路通達，我們祇得步行。在前線，我們遇見許多波蘭的

勇士，我們眼中充滿着離別的熱淚，與那些勇士握手話別。我繼續的向前進，最後我們望見有許多德國士兵。當我們走進對方之時，有幾位穿着新灰色制服的青年軍人帶着微笑走來，算是表示迎接我們這些不幸的難民。他們幫助我們抱小孩，搬些笨重的衣箱，有些還幫婦女們穿外套。他們微笑的外表，顯出他們是非常的豪爽和有禮貌——高級的軍警，大為殷勤招待，因為四圍正有許多攝影機在攝我們到達的情形……。

二 挪威失守前後

這是一位
美國記者
的話

英法通知
挪威敷設
水雷

美國記者 Leland Stowe 氏，在德軍開進奧斯陸前七日，到達了挪威，直到挪威失守後數日，方才離去，下面是節引他的「目擊談」——

星期一早晨六點鐘時，英法兩國公使通知挪威外交部長海爾美丹·柯脫說，協約軍已將那維克和勃爾根之間劃為敷設水雷區域。

都默然
露着股
憂之色

各處街上的公報公佈處，都已擠滿了市民，終日不絕。報紙都發行號外；我們開得心緒不寧的柯脫博士已向國會申言，必須要協約國移去已佈下的水雷。國會中聽到這個報告後，既沒有人發言，也沒有人拍掌，都默然露着般憂之色！

舞場中
依然歌
聲悠揚

不過，這天夜裏奧斯陸的餐館和跳舞廳中，則依然燈紅酒綠，擁擠如常。由奧斯陸大學校轉灣過去，不遠處，有一家二層樓上的跳舞場中依然歌聲悠揚，合唱疊句時，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參加；同時另有許多挪威青年，則在鄰室的跳舞廳裏瘋狂地自管跳他們的舞步。在我所到過的地方，我覺得除了美國和巴西京城之外，再沒有一處比這裏更興高彩烈更放蕩的了。

這總不
過是杞
人之憂

這種繁華作樂似乎和當天的惡消息完全不能諧叶。我在旁觀之時，心裏很不自然。我記得當時我曾向人說：「即在本星期之內，或許有五百架德國飛機出現於本城市的頭頂上也是難說的。」但這總不過是杞人之憂，我自己雖然如此說法，也不信真有此事，所以我就安然爬上床去睡覺了。

午
夜
的
變
故

時間是四月八日星期一的夜半，離開四月九日的開始已不過幾分鐘。那時節，卡爾·約漢街上，面對公園的格蘭大飯店門外轉角處發生了變故。其時我剛要睡着，當司梯文斯呼喊着我跑進我的臥室時，我還怪他不應該大驚小怪，他喊道：「你聽見嗎？這是空襲警報啊！」

「胡說。」我回他：「這是許多輛汽車在街上被裝貨卡車阻塞了，所以在那裏狂撒喇叭。在芬蘭京城海爾星基時，我何曾聽見過這種樣子的警報聲。」

「真的，確是警報。看啊！所有的電燈不是都熄滅了嗎？」

全室果然已立刻墨黑。幾百個深夜還逗留在跳舞場裏的舞客，這時都已手足無措的羣集在黑暗的街頭。所有的街車已經停止行駛，不過有幾輛私人汽車如飛的馳過。政府其時已下總動員令，但我們則在數小時之後，方始知道。

我們從窗戶中遙望了半小時，但一點看不出什麼異像。我即斷定這是一個試驗警報，以使奧司陸的居民此後大家可以警醒一些。我在海爾星基時，當警報聲中，我始終安睡着沒有

離床，因此我和司梯文斯便想拿出從芬蘭所學到的滿不在乎手段，依舊去睡我們的覺。

這夜裏，不斷的警報屢次驚醒我的好夢。街上汽車的喇叭聲也徹夜不絕。將近早晨七點鐘時的一次警報，打破了我再想睡覺的企圖。其時天空中還一無所見，但市民則已東一堆西一簇的萃集在街頭。我從走廊出去，想去買幾張報紙，不料竟碰到俄芬戰事初期中，海爾基的新聞界領袖歐爾霍·託伊伏拉。

「你已聽到那件消息嗎？」他高聲問我：「德國人已於今天早晨五點鐘時將哀的美頓書送致挪威政府，他們將進兵占據所有挪威的海口。國會已在那裏開會了。」

「怎麼說？」

「是的。政府已準備遷往哈瑪爾。挪王和王室中人已經啓程。國會一致主張抵抗，德國人其勢洶洶，據說峽江地方已經開仗了。」

我們即去喚醒了司梯文斯。託伊伏拉本已準備隨着政府前去，但我和司梯文斯極力留住了他。我一面招呼侍者備早點，一面穿衣服。正在這時，聽慣的飛機聲已自遠處傳送過來，越

近越響，其響聲之大，遠過於在芬蘭所聽到者。這時是早晨七點四十五分。

轟炸
機來
矣

我連忙跑到窗前去探望，司梯文斯已急匆匆地跑進來喊着說：「快看吧，它們果然來了。好傢伙！飛得這般低，不要碰到屋頂嗎？」

五架三個發動引擎的大轟炸機掠過公園附近的屋頂，聲響大如獅吼，機上的德國卍字徽清晰可辨。「炸彈倘在這時擲下來，我們的性命都完了。」我心裏那麼的想着。但飛機已越過旅館的屋頂，並沒有擲炸彈。數分鐘後，它們又飛了回來，飛得依舊很低，響聲依舊極大，使數千百個市民都驚心動魄地竚立在街上呆望。後來，飛機兜着圈子漸飛漸高，忽而又回到低處。城中的高射砲立時紛紛射擊，但飛機依舊毫不在意地作它們的盤旋飛行。

不利的
消息
類

我打了一個電話給摩根司太恩夫人：她原籍是美國，是一位挪威工程師的太太。我從她那裏得知外交部長柯脫已宣佈政府於八點三十分遷都，海軍部將於無線電中每隔十五分鐘發表一次公報。某一次的公報說，德軍已經由奧斯陸的峽江開進來，勃爾根和挪維克已被佔據，特隆漢恐也已淪陷。海軍部爲什麼要廣佈這種不利消息，實在令

人難解。

飛機依舊
在頭頂上
盤旋

四月九日的大變故就在這種情形中開始，連續着直到十點半鐘。納粹的轟炸機始終在城上的天空中盤旋，但飛機的隻數始終不過三架至五架。我們以為後面必尙有大隊飛來，但並沒有這回事。這是什麼理由，沒有人能知道。人民的心目中，都以為德國至少必派一二百架飛機前來，但直等到十一點鐘時，依舊沒有大隊德機的影蹤。此外，民衆也在那裏用詫異的口氣，互相詢問：「英國人怎麼還不來？」這句問話到底沒有得到答案。

我們雖向各處探問，但始終沒有人能告訴我們挪威各海口的情形究竟怎樣，就是近在數哩之外的峽江中，其情形怎樣也沒有人知道。所有的出差汽車已全數被政府所徵用。

德國軍隊
開進來！

在午後二點半時，我走過旅館中的詢問處。那個司事喊住我說：「你不去看德國軍隊的開進來嗎？」

我連忙去喚了歐文和司梯文斯，一齊走出旅館大門，從人堆中擠出去。在擁擠之中，我們看見一個穿着灰色制服身材魁梧的人——所穿的顯然是德國制服——正在那裏揮手，指

揮街上的警察。在他旁邊的是幾個德國下級軍官。他們一面向前走，一面指揮那些徒手的挪威警察，趕去卡爾·約漢街上的一切車輛。警察之中有一個告訴我：「幾分鐘之內，德軍就要開到這裏了。」

等待征
服者來

我們復又擠出人叢，回到旅館，在正面的洋台上找了一個適當的地點，立着觀望。街的兩旁已排滿了觀者，街心這時已經肅清，靜悄悄地等待征服者的蒞臨。

好似國
慶日遊
行

在三點零三分時，我們已望見排隊的德軍，從王宮面前的山脚下出現，轉入大街。六個騎馬的挪威警察，替他們做前導，引着德軍進來——秩序整齊好似國慶日的遊行。我們看了實覺難於置信，但事實確在眼前。

緊隨在引導警察之後的是德軍司令尼高勞·馮·福剛羅斯將軍和另外兩個軍官。後面跟着德軍的隊伍，每排三人，面容嚴肅如雕刻的石像，肩上擱着步鎗和機關鎗。

報以勝
利式的
做笑的

其時祇有一輛汽車上所裝的兩尊砲是備而待發的樣子，其餘的軍械則簡直沒有什麼作射擊的準備。所有的兵士都是體格強壯，容色堅決，神氣十足，跨着大步

向前進行。其中的大多數都是目不旁視，但也有少數幾個向街旁觀者報以勝利式的傲笑。福剛、霍斯將軍幾次舉手向人叢中答覆向他所行的納粹式軍禮，這些行禮者顯然即是先遣隊中的人員。僅僅七分鐘的時間，德軍已經過完。這德軍的人數，一共不到兩營，是清晨時方由飛機抵達福納蒲飛機場的。

不煩
一矢

進佔挪京的軍隊，其人數一共不滿一千五百名。但旁觀的市民則至少有三萬人，其中至少有半數是男子，合軍役年齡者，至少占其中的三分之一。

德機在城區範圍之內，沒有擲下一顆炸彈，德軍沒有開過一響槍。德軍開進城中時，沒有一個舉手抵抗的人，甚至沒有一個作聲咒罵的人。

這小小的隊伍顯然以勝利者的姿勢開進了奧司陸。不過他們也確是勝利者。

無線電
中有了
播音

五點鐘左右，我們正在康的寧酒吧中飲酒時，無線電中忽然有了播音，是從奧斯陸某電台所廣播的。所用的語言雖是挪威土語，但口氣絕對是德國式的。所佈的消息裏邊發表挪國新的奎士林政府已經成立。在我們四周的奧斯陸市民，到了這時才現出

沮喪的神氣。

報告完畢時，室中突然寂靜，但也不過是片刻之間的情形。過後，那些挪威青年自願仍去飲他的美酒，抱他們的女伴。我們實在看不過，所以即起身走出。

經歷着第一次真正
的黑暗

四月九日的夜裏，奧斯陸城內經歷着第一次的真正黑暗。但在這種情形之下，格蘭跳舞廳依然還是擠滿了興高彩烈的男女，祖國已經被敵人佔領這件事，好似和他們完全沒有關係。談天中的情景也並沒有什麼兩樣，我沒有看見一個人掉一滴眼淚，沒有看見一個人臉上現出差憤之色。

挪威警察替德國人守衛這座城池。電力的供給沒有被截斷。所有的電車照常行駛。各處也沒有罷工。奧斯陸的市民似乎都在昏昏然的夢境之中。

寇家欣
賞着軍
歌

第二天（四月十日星期三）之中，整天所聽見的不過是謠言和傳說之詞。謠言種種不一：有些說奧斯陸峽江中已發生戰事；有些說英德發生海戰；有些說納粹軍艦已有數艘在峽江中被擊沉沒；就是近在眼前的事情也沒有人能夠確實知道。那天早晨

八點半時，我又到電報局去跑了一趟。議院門前對面的人行道已被阻塞，不能通行。議院第二層樓的各窗戶口已擠滿了德國兵士，其中有一個正在那裏拉着手風琴，旁邊的兵士齊聲高唱巴伐利亞的民間歌曲，街上的觀衆還似乎很爲欣賞。羣衆之中，我祇看見一個突然離去的人，她是一個婦人，滿臉現着痛苦之色。星期三日即如此過去了！至於奧斯陸市民的反感——或可說是缺乏反感——則簡直令人覺得不可思議，難於置信。城中依舊有着那許多的青年，都好似漠不關心一般，他們那時的胸中好似祇存着一種好奇心，並夾着一些受了催眠般的狀態。這種情形直繼續到星期四日午後的五點鐘，直到七艘德國運輸艦載了約二萬餘名的德軍，一直駛進奧斯陸海口，在碼頭登岸時，市民方有些驚心動魄。

德軍佔領挪威的經過

德國佔領挪威的策略，其先遣隊就是德國的商船。行駛於挪威各海口的德國商船，於二十四日奉到政府命令去儘量裝載德國兵士和軍火，但行事須極端秘密，不得在表面上露出絲毫形跡。裝好之後，即命它們照常開赴挪威北岸各海口或要塞，在約定的日期時刻，於夜半時送兵士登岸去佔奪各城市。

但在三月二十四日之前，希特勒早已派了最精幹的祕密人員到奧斯陸去，由奎士林少校在暗地幫着，進行一切的運動和佈置。其時奎士林和他的同志因了偏向納粹的色彩太鮮明，連議院中也占不到一席之地，所發行的機關報「自由民族」在全國境內，每期的銷數不到三千份；但他和許多海陸軍官都有密切的關係，而納粹又給了他金錢上的便利，因此他能指揮如意，而所花去的金錢也竟得到了非常之滿意的效果。

據說，在我到達奧斯陸那天的夜裏，德國各大海口正都有着極大的活動。據可靠的消息來源，在四月四日的夜間——進兵的五天之前——第一艘運輸船即已裝載完竣，向挪威海開去了。德國的新式海軍將去作一次空前的海面閃電戰術的賭博了。

霍爾丹海軍根據地的
大炮默
不發聲

四月九日上午一點半時，三艘船在奧斯陸峽江中霍爾丹海軍根據地的挪威軍艦突然奉到一個緊急命令，據說是從外交部長柯脫那裏直接發來的——但是否真實尙待證明——告訴他們說，德國軍艦已駛進峽江，叫他們不必抵抗，並叫他們命全船的兵士徒手登岸。各艦的司令接到這個命令之後，顯然沒有加以研究即遵令行事。但其中祇

有一艘小敷雷艦奧拉夫·屈拉伐森號沒有接到這個命令。其原因是，數日之前，牠因意外的損壞，忽然開進船塢修理，以致通敵的主持人員還當牠其時仍在船塢之中，因而竟遺漏了。

這次陰謀中，不幸有兩個破綻，致使德國美中不足，很受了些損失。

上午四點半時，德國巡洋艦愛姆登號和兩隻潛艇坦然駛進口子向霍爾丹而去。三艘挪威軍艦視若無睹，毫無動靜。敷雷艦屈拉伐森號船在峽江入口處的附近，因船身甚小，所以別人都不注意。這艦上裝有博福爾式砲數尊。它看見愛姆登號駛過近旁時，起初也沒有動作，直待已經越過它的船處後，方發砲轟擊，等到挪威司令知道此事，趕緊下令叫它扯起白旗時，愛姆登號和一艘潛艇已被擊沉了。

另一艘德國船載了一百名陸戰隊在霍爾丹登岸。他們和這根據地的水兵作了一次小小的交綏，一共祇損失了六個士兵，即已大事全定；因為這裏的水兵，一則囂於長官的命令，二則猝不及防，所以稍稍抵抗了一下子，即屈服投降。如此一來，挪威的海軍重鎮霍爾丹便輕輕易易的落在德人之手了。

勃魯號
號之沉
沒

四月九日的早晨四點鐘時——即德國公使致送哀的美頓書一小時之前——尋常閱無人跡的奧斯陸海岸邊上忽然排着許多個心裏極爲焦急的人；德國公使和他的下屬，以及納粹機關報的通訊記者，全在其中。其他一切這次陰謀中的預事者也全在那裏。他們是在那裏迎接尅準四點鐘到埠的德國遠征軍。

我可靠方面探得勃魯號是裝運德軍的第一號船，預定在天未明之前登陸，庶可出其不意的俘虜挪王哈康和全體閣員，使他們沒有逃遁的機會。據說在這艦上的有：指揮海軍的海軍上將一員，指揮陸軍的中將一員，他們的全部參謀人員，和一千五百名兵士。這艦到四點十五分，又到四點半，還不見影蹤，無怪岸上等着迎接的人都惶恐不安起來。德國公使覺得不能再耽擱，即以冷靜的頭腦鼓起勇氣，轉身回到城中，竟將哀的美頓書先行送了出去。不知勃魯號實已在四點鐘左右安然駛進峽江，艦上司令因知道奧司卡堡的大砲已經被金錢所買下來不會再開，所以駛進來時，絲毫不作準備。

勃魯號竟向着岸上大砲的射線行駛，直到距離不過八百碼，俄爾祇四百碼時，岸上仍

然沒有動靜。萬不料正在這時砲台上一個無名軍官竟下了開砲命令，各砲轟然齊發，一顆一顆的巨大砲彈都不偏不倚的在勃魯轍號的艦身，不到五分鐘，全艦已經沉於海底，艦上所載的滿船人據說祇有四十餘個逃得性命。司令官海軍上將和全部參謀人員一起殉職。其餘水手等亦不必說了。

除了這兩個缺點之外，其餘都按照着預定的計劃，一一實現，幾乎可稱十足滿意。挪王閣員，和議員們，能在八小時的匆促時間中居然逃出，實可說是邀天之佑。

偉大的
軍事投
機

其時德國人的處境很為危險。英國人如在那時的六小時，甚至在廿四小時中，趕緊動手，則德軍或許將成爲甕中之鱉。他們必須拚着犧牲一切，先佔領下奧斯陸。他們知道載着援兵來接應的運輸艦至快須在六十小時後，即星期四的五點鐘時，方能到達。因此，他們必須單恃空軍的力量去佔奪奧斯陸。他們以令人驚佩的勇氣，竟行若無事般依舊按照着原定的計劃進行。他們以現代中一次最偉大的——或許可說是數百年來最偉大的

——軍事投機，進佔了奧斯陸。

到了星期四的下午，載着援兵的運輸艦已陸續開到，一個十二件樂器的軍樂隊已在議院前面的公園中很興奮地奏起納粹軍歌和流行歌曲那一小隊最先開進奧斯陸的兵士終日在街上如小孩子一般遊行歌唱；兩個穿着鐵跟皮靴的德國兵士，站崗在電報局的門首，時以足跟蹬着地板發出橐橐的聲音，響得連屋頂天花板都發了迴響；這種種切切，真是筆難盡述。街上走過的德國兵士也是靴聲橐橐的好似在說：「我們就是這裏的主人了。」

三 丹麥淪陷的經過

這是一位外籍記者所目睹的丹麥淪陷情形——

獨立尙
未失去
的前夕

在獨立尙未失去的前夕，丹麥正在焦慮着德國的最後計劃，如同平時一樣的坐立不安，但沒有突如其來的驚慌。在消息靈通方面，一般的感想，以爲德國不見得會蹂躪丹麥；這，倒並不是爲了兩國在不到一年前已訂下了一張不侵犯協定的緣故，而是因爲這一個動作似乎不大合算。

以爲丹麥
當可倖免
於難

四月八日英軍在挪威領海內敷設水雷的消息，傳來了一種信念：就是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的命運，或許就在這幾天內要決定了。但是甚至這一天所接到的報告說德軍已在丹麥邊境集中及海軍分隊穿過大海帶向北移動等語，也沒有使丹麥權威方面放棄其原有的信念：以爲不論德軍的行動如何，丹麥當可倖免於難。

一個美
麗安寧
的城市

午夜，天空潔淨，寒氣侵人，一鈎明月，照着丹京哥本哈根，遠遠望去，仍舊是一座與平時一樣美麗而安寧的城市。第二天早上大約六時光景，我忽然被一連串的爆炸聲驚醒過來。我第一個意思以爲是浮動的水雷因被冰塊衝破而在炸裂着，第二個意思又以爲是海峽中正在發生海軍戰。等我見到大批飛機，有三架一隊的，也有九架一隊的，在高空低飛的時候，我的幻想才告終止。但那時我仍以爲德軍也許正向丹麥政府有所要求，而這些飛機的出現，無非是一種示威運動，藉以加強其所提的要求而已。

發見一
些綠色
傳單

走到街道中，那裏一班最早的工人已在遲鈍地步行着去趕他們的工作，我發見一些綠色的傳單，那是由飛機上散下來的。傳單上面的字，不是丹麥文，而是一種

引起丹麥人嘲笑的不純粹的挪威文，略稱德國爲了預防英軍攻擊挪丹兩國起見，已決定負起保護該兩國在戰爭期內之中立，其唯一目的在於使挪丹兩國避免戰爭之威脅云。強大的德國軍隊，以這一種目的爲藉口，已於當日早上佔領了挪丹兩國軍事上的重要地點，一面並和丹麥政府進行談判，保證丹麥王國的繼續存在，及陸軍和艦隊的維持，並保證丹麥人民的自由，和他們國家未來的獨立。

看到了
事變的
真相

我並沒有走了多遠，就發見了事態的真相。在奧斯德撲脫車站前面，德國軍隊已佈置了一條警備線，把一班向市中心前去的人都趕了回來。往工廠去的工人都被吩咐回家，囑令到第二天再去上工。在格羅寧根和托爾保蓋特兩條街的轉角上，已架起了一挺機關鎗，只見我們公使館裏的一個人員，被哨兵攔住去路，囑將汽車停在路旁，在身上搜查有無軍火，然後也不問他是何等樣人，任其向公使館繼續前進。但後來我們的外交人員就沒有這樣便當了；當我在九點鐘光景抵達公使館的時候，我看見一個武裝的哨兵，站立在門口，還有一大羣人等着觀看事情的發展。他們並不需要等得那麼長久，原來數分鐘之後，就有

二輛篷車開到，於是大門開啓，只見秘書，參贊，女打字員，甚至孩童等一羣人，一些也不客氣的被迫登上這二輛垃圾似的篷車，在實彈鎗和刺刀的監視之下，疾駛而去。

一切恢復常態了

此後，城市中一切情形漸漸地開始恢復常態了；自由車又在街上出現，汽車和電車重復開始行動。只有在重要的交叉路口架起的機關鎗，鳳凰旅館德國司令部門面的哨兵，以及軍用汽車和機器腳踏車送信人的來來往往……

一些事變經過

那天早上發生的一切事情，直到後來，才能湊合攏來，而有許多詳細情形的前後順序，至今仍不能確定。丹麥被比較少數的人所佔領，那是沒有多大疑問的，而這些人之所以能佔領丹麥，是利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而深信不會遇到任何嚴重的抵抗。

發動的時間，似乎是在那天早晨五點鐘左右，當時在南希爾斯惠格的德軍縱隊已越過邊境，而迅速地穿過丹麥的半島部份，向斯高推進，一路上只遇到了一些零零星星的抵抗。同時德軍在富能島上的米特爾發，在高爾沙和尼保格，以及在蓋特塞各處登陸。在此時期內，三艘小的德軍運輸艦開進了哥本哈根港，而第一架飛機在城市的上空盤旋着。岸上的砲隊向

飛機放了幾響警告的砲聲，但以後就沉寂無聲了。而運輸艦沿蘭格林河疾駛前進，直至軍隊離艦上岸的時候，沒有遇到抵抗。這一批登陸的軍隊，其數約八百人，直向凱斯德來衛城前進，到了衛城，就把城門用炸藥炸開，而把全部守軍包圍起來，後者顯然因猝不及防而不予抵抗。

第二步，就遣派分隊駐守鎮上最近的重要地點，包括丹麥國王克利奧所住的愛麥林堡王宮。在這裏，王宮裏的禁衛軍，穿了古色古香的熊皮制服，開始抵抗了。在雙方衝突中，禁衛軍死了一名，傷了二名，然後國王憑其特殊的勇氣走出來，下令停止放鎗，以免無謂的犧牲。德國軍隊似乎很興奮而很感刺戟，繼續放了幾鎗，並擲了一枚手榴彈，炸去了一個婦人的一隻腿。

願上帝
拯救丹麥

在這些行動尚未開始之前，德國公使曾訪問丹麥外交部長，告以德軍的目的。這時候丹麥首相史托寧適在鄉間，以致往來接洽稍經遲延，然後發下訓示，限令武裝軍隊停止抵抗。同時，雙方談判延長到大半個上午，國王克利奧，也躬與參加，結果丹麥被迫接受德軍所提的條件。到了下午，街上到處張貼着德軍的佈告和國王克利奧對其人民所發的莊嚴的呼籲，其末後一句動人的言語是『願上帝拯救丹麥』。

一個非常
常的景
象

在這一個「諸事不宜」的星期二，哥本哈根却顯現了一個非常的景象。那天是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而街上騎自由車和行路的人們從未有過這樣的擁擠。他們聚集在街上，注視着德國軍隊，駐立在機關鎗崗位的四周，懷着好奇之心向侵略者問長問短，後者以禮還禮，其態度似乎還算客氣。然而這並不是表示丹麥人對於他們的獨立之喪失，漠不關心。哥本哈根人是一個頑固的懶漢，他遇到街上有什麼新的景象發現，總是趨之若鶩，除非發生了世界末日的霹靂，才肯躲在家裏。但到了第二天，羣衆的舉止就改變了，而這一改變，一天天的繼續下去。

從苦
痛到
失望

各方面如果說有什麼憤怒的表示，那就是他們顯然悲傷和憂鬱的神色。羣衆本來一向恬靜而滿意的臉上，顯出沮喪的表情，同時留在家裏的丹麥人則指東罵西，大發牢騷，從苦楚與失望說到公開的羞恥！

只好
逆來
順受

眼前，大多數丹麥人也許可望吞氣飲恨而逆來順受。但他們對於普魯士主義，向有一種傳統的仇恨，而對於外來的干涉，尤有一種固有的厭惡。這些悠然自得的

丹麥人雖然是緩於怒吼的民族，但納粹黨的記錄上至今仍找不到一個例證，能澈底征服丹麥的人心。

四 弗郎特戰區巡禮

沿途所見的戰鬥實情

美國生活畫報的柏林特派員約翰斐許（John Fisher）一行，是隨德軍參加弗郎特會戰第一批外國新聞記者。斐氏等於本年五月三十一日離柏林，經荷比入境，抵亞拉斯，復沿海岸北行，至鄧扣克郊外，轉往比京布魯塞爾。再向鄧扣克進發，法軍降伏後數小時，斐氏即入鄧扣克參觀戰績。本文係寫照斐氏沿途所見戰鬥實情，非常生動。

「體味」戰爭的「香氣」

我們這一行乘着七輛高馬力的團體汽車，從科隆（Cologne）出發。我們在到法國邊境的亞琛（Aachen）去的路上，看見小孩們拿着鉛管製的炮，和小鋼盔，扮着兵士，模仿他們父親在前綫的動作。我們在荷比邊境的賣士特利支渡過謬司河。比利時人已把河上的橋樑炸去，但是德國工兵在廿四小時內已經把兩條新的鐵橋架了起來。這

裏有通告貼出，禁止居民晚間十時以後出外。否則就有被巡邏兵鎗殺之險。

我們在謬司河上看見許多逃難回來的難民，徒步回家，一面在躲避德國的軍用汽車，這些軍用汽車在狹隘的公路上飛一般地行駛。在列日，麵包是按口糧制分發的，不過食物似乎並不缺乏。有人告訴我，我要多帶點糧食，因為我們將要一個缺乏食物的區域裏去了。到那摩爾去的路上，劇戰的遺跡漸漸多起來，公路上還埋着地雷，使我們不得不從路旁駛過去。那摩爾鎮的北部幾乎每一所房屋都中彈，橋樑炸毀了，房子坍得滿街。商店裏在做買賣，不過商店的門已經炸去。

這裏的戰事是沿公路進行的。德國的米塞斯米特式飛機低翔着掠過公路的中央，用機關鎗掃射聯軍的軍用汽車隊，但是德機的炸彈並不是擲在公路上。我在那摩爾以南幾哩路，看見公路兩旁的彈洞，兩旁的彈洞相隔一百五十呎，擲下炸彈來，祇使彈片炸壞了路面，而不損壞路的本身。德國軍官們對我說：「我們不必炸毀道路，因為在路旁擲彈是同樣有效的。」不幸比利時人築成這種良好的公路，使德國的機械化部隊能夠在這裏每小時走三十哩至

四十哩，不致發生一點障礙。

我看見路旁兵士的坟墓很少，覺得很奇怪。我祇見疏疏落落的有幾個十字架，十字架上頂着一個鋼盔，這裏便是一個兵士的埋葬所。德國人把戰死的兵士在一小時內埋葬，一方面是爲避免染疫，一方面是使其他的兵士不見死者。

我們在傍晚時分駛過馬奇諾防線，這裏有寵大的柵欄，鐵絲網，深入的障礙物陣，足以抵禦六吋口徑的炮火。障礙物遠伸在馬奇諾防線本部的前面，馬奇諾防線本部的防禦工事以摩貝日爲中心。

德軍集中有力的坦克車和機械化步兵，攻擊摩貝日要塞，將這個市鎮炮轟和炸了三天。在最後一天有十五架「史德加」式低翔飛機在一刻鐘內予摩貝日要塞以致命的打擊。我們進了要塞的門，看見德軍的轟擊摩貝日，非常準確，非常有系統，竟把二萬五千人口的市鎮變成了一堆瓦礫。但是街道却沒有一條中彈或是受損的，街上所有的不過是容易掃除的垃圾而已。有兩個老婦人在垃圾堆裏尋物件，據她們對我說，教堂上中了一顆炮彈，死五十個平

民。她們錯縱的表情和狂亂的手勢。可以表現出「史德加」低翔機的攻击，和到處亂投的吐咤着的炸彈，是如何可怕！空中滿佈着死屍的惡臭，德國軍官們稱牠為「戰爭的香氣」。

到那
扣克
去

我們在開蒂隆碰見了一萬五千個英法俘虜，這些俘虜是五月二十八日在拉比塞俘虜的。其中有一分隊的蘭凱斯脫英國兵，據這分隊長說，他們這一分隊死傷了百分之二十五。他說，德軍用三百輛坦克車和重野炮進攻，所以便被他們俘去了。他說：「我們的參謀部犯了誤傳命令的錯誤，假使我們接到的命令不錯，那末我們不會被困在這個洞裏了。」他們在烈日之下步行了三天，飲水和食物很少，因為他們沒有帶全副用具，就和德軍作戰。他又說法國兵作戰的時候，却帶着全副用具，連營帳都有。

他又這樣說：「我從來不曾看見我們自己的空軍。」他說他三天以內不曾發過一個炮，當他要發炮轟擊德國坦克車的時候，便被一個法國軍官阻止，那個法國軍官不信任英國兵的發炮能力，因為炮火是要穿過法國步兵的頂上的。我又問他對於德國軍隊的感想，他這樣回答：「他們真有點了不得，把我們弄得完全莫名其妙。我們根本比不上他們。我希望將這句

話告訴國內的官吏們。」他緊緊地抓住斧柄，搖動着，他說：「都給政客們弄糟了。」

英國兵的精神似乎仍很旺盛，預備作戰。那分隊長說：「讓我再去和他們打。」不過整個俘虜營裏的空氣却很頹喪。俘虜在討香烟和麵包，因為他們四個人祇得着一個麵包。他們立在一條小河邊洗臉，剃鬍子。或是圍在小火堆旁邊，把所剩的罐頭食物熱一下。

我們經過亞拉斯，祇見火車站和市鎮的中心都被毀壞了，我們又從亞拉斯駛到布隆海岸去。我們沿路看見幾百堆整齊的聯軍六吋口徑的炮彈。英國軍用車隊已經改裝他種顏色，運駛着德國的軍用品。軍用車隊中間雜有機器腳踏車隊，車上挺着機關鎗，有一個戰地軍廚在行駛的汽車煮餐。軍用卡車上裝着步兵，穿得很神氣，帶着一副征服者的臉色。

德軍的汽車隊每小時要走四十哩，可是破壞的汽車很少，這使我覺得非常奇怪。

布隆的船塢已經轟成粉碎，倉庫已經燒毀，四週都是一堆堆聯軍的軍需品。我在布隆港裏看見幾百個酒桶。法國兵士顯然到處攜帶着酒桶的。我們沿海岸經過喀萊斯和聖奧墨到凱塞爾，這是一個在山上的小鎮，排得密密層的炮，擠得密密層的軍用卡車。高射炮，裝甲汽車，

用具，酒瓶，罐頭食物一堆堆到處都是。英國兵配備得非常完全，廢堆裏有許多足球鞋，擲鏢板，和其他的玩意兒。

我們在到達鄧扣克最後防務所在地的勃格斯以前便下車。我們從沼澤地裏過去，看見德國的「史德加」式飛機正想衝過法國軍的高射炮火陣。我們看見高射炮彈在飛機的尾部附近爆裂，冒出一陣陣白烟來，但是始終射不着飛機。

我們沿着火車軌道，經過一帶到處埋着地雷的森林，我們排作單縱列式，進入勃格斯。路上亂置着卡車，坦克，及各式各種的車子，想把這道路阻塞，可是終於無用。勃格斯鎮的入口處用一輛美國的環帶式雪犁車來阻塞，車子後面還有一個法國炮手所留下來沒有吃完的食物。我側身走進入口處，看見勃格斯鎮是一片廢墟。德軍的「史德加」飛機和炮火向勃格斯鎮攻擊了四天，把每一所房屋都毀壞了。廢堆裏還有火焰，燒焦的木頭和着火的布冒出室息的烟來，充滿在空中。一座教堂側沒有受損，另一座教堂的鐘樓却完全坍塌了。德軍的炮彈在我們頭上飛馳。在炮聲底下，我們可以聽見德軍機關鎗急速的射擊聲，法軍的機關鎗手用答

答的遲緩的鎗聲作答。我們向北一望，祇見着火的鄧扣克上空在湧起濃烟。

炮火
中風
景線

我們在街上走，看見到處有平民從地窖裏爬出來。原來這裏有兩千左右平民沒有逃，經過六天的轟炸。有一輛法國坦克車已經炸裂了。坦克車附近有幾匹馬在一座歐戰紀念碑旁悠閒地尋草吃。燕子在飛，尋她們的舊巢。戰爭掃過了勃格斯，牠所過之處祇留下廢堆。那時德國的先頭部隊還在北面不到一哩的地方向法軍進攻，可是這裏的德國兵士已經在劫掠法國的倉庫了。足供六個月用的香烟，巧克力糖，食物，和數百萬發的子彈便是他們的勝利品。聯軍的卡車，機器，腳踏車已經被德軍應用了，我又看見許多零亂的物件，其中有乒乓球網拍和高爾夫球棍。

我們便離開勃格斯，因為德軍還在向鄧扣克轟擊。我們向列黎駛去，路上經過了一個古堡，祇有一輛德國坦克車衝到古堡院子裏，古堡便降伏了。列黎的四郊轟成粉碎，市鎮的中心却毫無損壞。死馬的惡臭充滿在空中，有幾匹死馬還拖着後面的車子。我們在埃斯附近看見幾千個法國俘虜，被關在鐵絲網後面，祇有一個德國兵看守着。

到傍晚時分，我們駛進比京布魯塞爾，除了橋樑和電台被損燬以外，其餘並不受損。行人道上的咖啡攤生意很好，因為德國兵多未嗜一嚐好咖啡。這裏的食物很好，電車汽車還在行駛。但是德國兵和外國記者所需的美國香烟却一天天少了。麵包已經實行口糧制。不過布魯塞爾的人民並無怨言。他們雖然不願看見德國兵高踞街頭，但也承認德國兵對待他們還不錯。據說這一次比一九一八年時好得多了。我看見許多年青的德國人都有比利時女朋友。關於比利軍的求降，比利時人這樣說：「對於我們國王的舉動，我們良心上是不贊成的，但是我們頭腦裏是贊成的。」

明天早上我們又向北行，當晚睡在奧斯坦一家旅館裏，這家旅館曾經暫時做過比利時政府的行轅。有一扇門上貼着一張小卡片，寫着「外交部長辦公室」字樣，底下是比外長的名字「比埃洛」。

我們又沿海岸到鄧扣克去，一路上祇見滿載物品的德國火車回來，德國火車益來益多，這不啻告訴我們說，鄧扣克之役差不多告終了。我們沿着莫賴斯運河駛去，河裏充滿着起火

的駁船，又經過一處地方，看見上千輛聯軍的汽車排列着，一望無際，用具，軍需，軍衣，鋼盔的堆到處皆是——這是德軍龐大的擄劫品。德軍的攻擊鄧扣克，大都用步兵和炮兵，不用坦克車，因為法軍一面撤退，一面便開放莫賴斯連河的水閘，有人對我說，德國步兵從水裏衝過去，水齊到頭頭裏。我看見許多德國兵都穿着聯軍的褐色制服，自己的軍服在烘。

整個鄧扣克成了廢堆

經過了飛機大炮七整天最可怕的轟炸以後的鄧扣克，畢竟出現在我們眼前了。四萬法國守軍撤退以後數小時，我進了這菲朗特區聯軍的最後立脚地。整個鄧扣克便是一個廢墟。每一間房屋都已毀壞，沒有一堵牆是完整的。磚石在街上堆得幾呎高，火焰還在畢剝着，火勢蔓延開去，鎮上滿是烟。我在烟裏走去，跌在彎曲了的鐵條上，避開還燒得火紅的掛着的鐵絲，跳過溶化了的鉛池和玻璃堆，在數百磅重的漂石上走。我看見一個跌破腦子的醉人，也許是爲了逃避可怕的「史德加」式飛機。我看見一個婦人，已經完全瘋了，她奔到她破碎了的房屋的陽台上，不斷地呼着一個聽不清楚的名字。我又看見許多男女的污穢的臉上掛着眼淚。鄧扣克的失陷雖然不久，但是難民已經都在回來了，沒有逃走躲在地窖

裏的，已在街上愕然地跑來跑去。

鄧扣克的副警察署長諾爾和他的妻子在一個地窖裏住，了兩個星期。很奇怪，諾爾以前是德國人，在第一次歐戰時候，和率領我們一行的德國的參謀官在同一聯隊裏服務。率領我們的參謀官對他說：「現在你可以回德國去報到入伍了。」諾爾毫不猶豫說：「但我畢竟還是一個法國人呢。」

這裏的空氣中都是疫氣

鄧扣克的法國兵士隨地皆是，燙焦的身子，炸去了臂和足，肚腸流出肚外。機關鎗後有一堆堆兵士躺着，機關鎗手還握着機柄，死屍的惡臭非常厲害。不能載上船的英國卡車，都一排排在碼頭上燃燒。一堆堆的子彈和軍火塞滿了道路。有一個碼頭上都是烟，一艘叫塞洛美號的法國運油船着了火，幾分鐘內，烟火使我們透不過氣來。遠處的運油船也在爆裂，昇起來的火焰直透空中，高達百呎。

我們另找新處去

我們覺得這裏的空氣中都是疫氣，所以我們趕快離開。在鄧扣克郊外，長長的德軍隊伍在向南進發。有一個年青的步兵對我說：「這裏的戰事已經結束，我們現

在找新戰場去。」大約有三千匹法國戰馬在沿莫賴斯運河的岸上漫無目的地跑來跑去，對於躺在草地上斷肢殘體的已死的同伴，似乎毫不關懷。在河裏余的死馬更多。我看見許多馬立在河裏，水齊腹部，牠們不知道怎樣做才好。當我們在水掩的路上行駛，回到柏林去的時候，運河裏的水正在不斷地高漲起來。

五 我們掩護鄧扣克的撤退

到北京附近去掩護
退却

五月中旬，德軍猛攻法蘭特斯。時英軍在法境作戰者，有三十餘萬之衆。支持至六月初，聯軍已無法招架，祇得設法渡過海峽。撤退回國。卒在德軍重砲飛機猛烈之擊之下，仗其紀律及堅強精神，藉軍艦運輸艦及大小船隻千餘艘，於氣候惡劣及驚風駭浪之中，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撤退。損失軍隊約三萬人，大砲千尊，輜重軍需無數。在軍事上，此種撤退雖告成功，但不能目爲勝利。惟由另一方面視之，德軍費盡心機，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原想一網打盡，結果僅落得人家「全師而退」，自當感覺失望，本文係英軍米特蘭團軍曹華治華斯

Sergeant Jack Wadsworth 親歷之二十一日作戰經過。彼曾擔任後衛，且係自鄧扣克後撤退，茲將原文逐譯如次——

在我們受戰爭訓練的最後兩星期內，我們駐在法國西部一個鄉僻的所在，那裏沒有一張英文報紙，所以我們對於時事簡直一點也不知道。不過營裏有一個兵士，他有一架無線電收音機，有時候還可以收點消息。某星期日無線電裏報告給我們聽，德軍已經侵入荷蘭和比利時了。

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很開心。有幾個兵士說：「不遠了，我們可以和德國兵交手了。」我們已經訓練得很完備，正待上戰場。

我們出發的前一天很熱，天氣晴朗。那天下午沒有操演，我便和另一個分隊長出外去。我們在鄉間跑跑，看看農人耕作，後來又到村子的酒店裏去喝啤酒。隨便談談營裏的事情。

等到我們回到營裏，就聽到立刻開拔的謠言，但是那夜我們還是照常睡覺，似乎戰爭還在千哩以外。可是明天早上却不是照例六點半起身操演，而是五點四十五分列隊。我們趕快

起來，但是並不沮喪。當中隊長來的時候，我們已經非常清醒了。

他並不多說話，他祇說：「孩子們，我們快要開拔了。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拔，開拔到那裏去。散隊後你們去進早餐。把一切都收拾好。」他停了一下又說，我們都是來打仗的，現在真的要上前綫了，他自己覺得很快樂，他不知道有沒有人覺得不快樂。我們大家喊出：「沒有！」他聽見我們這樣說，略為一笑，便走開了。

開拔的命令是下午接到的，我們這一營在當地登上火車，到幹線上的賴奈斯（Rennes）去。我們在樹蔭下等了好久，我們這一營的軍需都裝上火車去。要載一營兵不是件容易事。不是一小時內所能幹得了的。但在當晚十點半我們便登車了。那時我們已很疲倦，倒頭便睡。車子走了兩天兩夜，因為路上常常有長時間的停留，有時候我們的車子開到側軌上去，讓滿載軍火的快車先開過去。在第二天我們看見對面來的難民車。我們走的是曲線。我們的食物很多，不過大都是罐頭食物，這時我才發現了一把摺疊小刀和開罐頭的鐵鑿，便是兵士最要好的朋友呢！

中途所經過的幾個車站，常看見廚子們提了茶壺躍奔下車，在月臺上沖沸水，壺中早就盛着茶葉方糖。這種沸水是車上用電報通知站員供給的。我聽說上次歐戰時，兵士搭車開赴前綫，中途要吃茶，非得在火車「龍頭」中榨取開水不可。這次我們對於茶水問題倒獲得圓滿解決了。可惜洗澡問題，尙成懸案，所以我們一到終點，個個人都像烟囱裏抓出來的了。

此行終點叫做栖克林，在黎爾之南。我們在站外整隊，不多一歇，忽來了空襲警報。這種警報，有許多人還是初次聽到，官兵們都忙亂起來：架起了高射砲。但是結果白費心思，祇在雲端裏看見三架敵機。雲端裏忽然出現我軍戰鬥機兩架，於是敵機便失其所在了。

空襲警報既經解除，我們在菓園中吃了些東西，便越過火車軌，走過橋邊。我們始恍然大悟，爲什麼我軍在比利時邊界勾留如此短促。從月台上看去，東邊鐵道上面橫有一架德國鉅型轟炸機的殘骸，鐵軌已被扭裂。工人們正在那裏清除一切。我們又在橋端登上巨大載重車，直向前進，但仍不知究往何處。

直到貼近了比利時邊界，纔第一次接觸着戰時景象。我們所乘的載重車本來每小時行

三十英里。因為逃往法境的難民如潮湧來，路上塞滿了各式各樣的車輛，我們的載重車祇得減低速率，慢得像蝸牛行了。難民扶老攜幼，景象淒慘。我們雖則經過了四天的顛簸，除了假寐以外，毫未休息，也已疲倦不堪，然而看到了這幅哀鴻圖後，大家未免熱血沸騰，要與德軍交手了。

最後到了目的地，——叫做烏勃根，在布魯塞爾之西四十英里，白魯塞爾大道直通該處。薄暮，我們下車步行入菓園，德國空軍很活動。他們飛來的時候，大概一次有三十架，都是中型轟炸機，飛得並不高。我所引以為奇的，他們為什麼不循大路轟炸，路上充塞着許多車輛，軍用的和難民的都有，大部份都向西駛行。

看到這種車輛行駛的情形，我始恍然大悟，這種情形，不是開拔前進，而是在撤退了。我國任務是要開得愈遠愈好，以便擔任後衛。接連好幾天，我們一些消息也得不到。有一天：我想起來是五月十五日。弟兄們中有一個能說法國話的，從難民口種得悉，比京附近正在激戰。

那天晚上，我們在烏勃根附近農舍中就擱一宵。廚子打起精神弄了一餐熱飯，這是開拔

以來第一次。晚間實行嚴厲的燈火管制，我夜間常常起來，蹣跚於黑暗之中，看看弟兄們有沒有遵守命令。澈夜聽到大隊德機在空中嗡嗡來往。

逼停炸
彈的滋
味

每天早晨，我們才明白我們的職務。全隊人馬便分駐大路各要口，指揮交通，使難民走向田間不得留滯路上，以便敵軍攻到時，遏截作戰。

早晨五點鐘，我軍架起戰車防禦砲。指揮難民真是困難。他們只能講法蘭特斯土話，彼此言語隔閡。如做手勢叫他們離開大路，他們只做不知，還是沿着路蹣跚前進。否則便坐下哭泣不已。我們當然不能用暴力來驅逐婦孺，尋至一籌莫展。直到弟兄們想出一種方法，阻止了為首前進的幾個難民，向他們做手勢，朝天指着，再指向路上，然後用可怕的神色對他們說，「炸彈」說完之後，我們可笑着指指田野，揮手叫他們走向那邊去。這個方法居然奏效。

馬路上車輛行人肅清之後，遠處隆隆砲聲漸聽漸近。那天清早，把一營後衛兵放了過去。他們在西爾培運河沿岸邊阻德軍前進，身經劇戰。然而他們仍非常高興，一路搖擺而去，好像走上白金罕皇宮大道一般。

中午，尙未與德軍交綏，又奉到撤退令。路上車輛已很稀疏。奉令撤退，未免有些喪氣，但因兵力薄弱，加之後無掩蔽，亦屬英雄無用武之地。我們就開始撤退，直到深夜一時半，走了二十五英里。有些弟兄便在一家沒有人住的農舍中歇足。我則睡在閣樓下地板上，倒還舒服。

翌日又行二十英里，在一個形同廢墟的村中過夜。一到天明，德國飛機即開始向這村莊轟炸掃射，連續至兩小時之久。村道中雖擠滿了我軍運輸車，我軍却並沒有死傷。高射砲火把他們目標迷住，終把他們驅散了。後來幾天中，我從未看到德國飛機飛近目標轟炸。準確的高射砲火當然爲他們所怕懼，但我看到我軍噴火式戰鬥機一架出現時，五六架德機便逃得無影無蹤了。

接着又是退却——第二天二十英里，再一天又是二十英里。德機總是成羣結隊跟着轟炸掃射。我們咬緊牙關，邁頭前進。不時看到隊伍前後，炸彈爆炸的烟火，一篷一篷的飛起，又聽得呼喊救護隊的聲音接連着而起。但就大體上說，死傷人數並不多。

在這樣連續不斷的轟炸中，我們武裝行軍，非常疲乏。但一天午後，我們經過某部隊，他們

就是三天之前在布魯塞爾大道上穿過我軍防綫的。他們正停留路旁進食，在這三天之中，他們已走了七十五英里了。

我們走過的時候，他們略一歡呼，我們知道自己是英國兵中最年幼的一營，所以在他們面前故意矜持一下，排得整齊地，目不旁視地走去。

那天晚上到了塞克林，這就是我們五天前出發的地方，我們在那裏上了車，當夜趕到離杜伊城(Duina)約有七哩的某地點。我們看見杜伊城火光燭天。我們站在黑暗裏等候命令，有幾個已經睡着了。那時砲聲和炸彈聲不絕於耳，德國兵的探照燈光在空中交叉着。後來命令來了，叫我們沿附近的運河邊上掘壕溝。敵人大約在五哩外向杜伊城進發，我們的任務是阻止敵人前進。

我們到天亮時分已經掘好壕溝，以後的兩天便飽嘗炸彈的真正滋味。他們把我們炸得要命。從早到晚，每隔幾分鐘，便有德國的速降轟炸機來更番轟炸。德機來時都是成羣的，到了便列成一線。領隊的飛機便速降下來。你可以聽見牠馬達聲漸漸提高，然後是一聲炸彈，似乎

恰好炸着你似的。可怕的爆炸聲使你的口都合不攏來，似乎要把你的腦袋炸破。不久我們便會辨別炸彈的遠近，一陣嘯聲，那末這顆彈遠遠，聽見像裂布一樣的聲音，炸彈便在你的附近。我自己並不多想，我祇把思想放在我的分隊上，並在各個崗位間跑來跑去。假如你害怕，你可以找點工作做，這樣就會怕得有一點。我很害怕，尤其是第一天德機集中轟運河岸上壕溝的時候。我們嘴裏嘗着了炸彈的真正滋味。彈片的滋味像我幼時擲進口裏的一枚辨士一樣。不過你是一個下級軍官，你便不能聲張出來。

有一次我伏在壕裏，上面有大批炸彈擲下來，壕柵都震下來，堆在我身上，那時我記起了總司令的一句話。他說戰爭是非常沉悶的日子裏，隔着十分可怕的片刻。我記起這句話，不覺大笑起來，站在我旁邊的人看見我大笑，現出一副奇怪的神氣。

我們在這裏住了兩天，還沒有看見德國兵，我們奉命向右移動，仍在沿岸掘壕，掩護兩座破壞了的橋樑，德國兵離開我們祇有一哩了，我們躲在山崗後面，用白炮狙擊。他們沒有到來，不過轟炸還是繼續着，後來炮彈也來了。那時我們的死傷數還很少，我想這是由於我們自己

照顧得週全。

我們在那裏住了三天，知道敵人已經衝過我們兩翼，所以我們便趕快移動。我們從晚上十點半開拔，到早上四點半，疲倦已極，登上卡車，到了亞眠蒂賴斯（Armentieres）。亞城炸得很厲害，我方戰鬥機出現以後，德機便趕快飛去。我們的卡車隊便駛了過去。不幸半數卡車走錯了路，竟開到凱塞爾山（Mount Cassel）去，不到史汀伏特（Steenvorde）他們在凱塞爾小的路上，被某處橋頭德軍的大炮所轟擊，被轟得很糟，死了不少人。後來他們的殘部到鄧扣克來，我才知道這件事。

保持最
後一條
防線

我們一批人大約有半營兵，開到史汀伏特。我們在史汀伏特附近逢着了一次最劇烈的轟炸。那時已是午後，天空裏滿佈着速降飛機。我們還沒有逃到地上，一陣炸彈已經把前面的幾輛卡車擊中了，車上的人非死即傷。一個中隊長被炸得很厲害，一條臂膊掉在路上，我站起身來的時候，他叫着：「離開我！離開我！」他的部下在機關鎗彈雨中，和彈片飛濺中把他拖開路上，立刻到一個避彈洞裏去把他包紮起來。

我們在那裏等到夜。德國的轟炸機也去了。我們便到一個村子裏去。我們剛才坐定，便有人來喚我，叫我夜半帶一隊兵到某處岔路上去排高射炮。我們這一中隊在黑暗中掘壕溝，我的上官對我說，我們現在的任務是掩護大隊撤退到鄧扣克去。他們撤退的路是在我們的左邊。我們必需阻止右面來的敵人，使他們不能截斷大隊撤退的路。

我們在那裏獴着，一直到天明。德國兵雖然炮擊得很厲害，但是我聽得炮聲還是入睡了兩次。每次打醒我的是我們收容下來的一頭小小的野狗。牠假在我臂下，老是把牠冷的鼻子觸我的手腕。這些狗也真奇怪，跟我們撤退的有幾十頭。我們常常想，那些狗知道我們是英國人，所以才跟我們來。晚上牠們和我們同睡在穀倉裏，假在牠歡喜的人旁邊。又有一頭小小的黑白色的雜種犬，我們把牠叫作「空襲警報」。他能夠辨別速降飛機和其他飛機的區別。我們在村子裏的時候，牠會跑進宿舍來，假在牠跟隨着的人旁邊，藏牠的鼻子，身子發抖。

在天明以前，我們又接到一套命令。叫我們站在考隆那戰線（Coruna Line）左翼，担任最後掩護工作，保持我軍撤至鄧扣克最後的通路。我們知道上峯因為本營兵士成績優良，

所以選我們担任此項工作，這是一種榮譽。我們和警備隊的剩餘，再加上一營法軍的精銳，担任防守這最後的戰線，此外還有一些英國綠霍華特（Green Howards）在我們的右面，他們在杜伊城曾擊潰了一次德軍的集團攻擊，然後像英國的卡墨隆兵（Cameron's）一樣，拿着鎗桿去衝鋒。他們殺死了數千德國兵。我看見德國兵在我們右面衝上來，我覺得很驚異，他們後面似乎有人在驅使似的。他們向機關鎗火裏衝了一夜，雖然死的人是很多。我覺得這種兵簡直是愚蠢。但是他們不能立着不動。這就使他們吃虧了——綠霍華特兵和卡墨隆兵把他們殲滅了幾乎一師團。我們也在等着同樣的機會。

我們退後兩哩，離開鄧扣克祇有七哩了。我們在勃格斯運河（Belgues Canal）的兩峯掘壕溝，向着西南兩面，河裏的水閘已被破壞，水流出來又在我們右面成爲另一道防線。我們的左面有幾條路，流水一般的兵士便從這裏撤退到海邊去。我們的友軍法國兵也在掘壕。我覺得他們是很好的兵士。我們的炮兵一隊隊從我們守住的缺口裏通過。

這真是
一座火
獄

我們剛才站到壕裏，戰事便起了。第一是德國速降飛機不斷地更番轟炸，然後我軍的大炮從後面發過炮來。這兩天最壞，我們死傷很重。第二天德國兵已經衝到我們壕溝前面的林子裏，但是我們的機關鎗火陣很密，使他們再也不能過來。我們後面的炮隊向他們發炮，炮彈在我們頭上飛馳。我們擊潰他們幾次進攻，他們死傷一定很大。這裏是一個火獄，但是我想我們比他們強。

到夜裏，撤退的兵士少下去了，我們也接到退守鄧扣克的命令。但是這時我們的路已在德軍炮火射程以內，所以我們離開三哩路去休息，我們離鄧扣克祇有六哩路，但是竟走了十二個小時。

我們看見鄧扣克是一個廢墟，到處着火，海灘上有數千兵士在等候。右面是一個一哩長的碼頭，被炸彈炸得七零八落。我們排起隊來，在黑暗中移動。我想一到天明，飛機便要來了，假如我們還在這裏，那真不是玩的。我想轉這個念頭的人一定很多，但是我們挨着移動，一切都很有秩序，疲乏極了的人由他人扶着。

等到我們這一羣到了碼頭上，我們看見有兩艘驅逐艦在等候着。那時一片漆黑，惟一的光便是炮火。海軍把我們載上兵艦的手續非常迅速和冷靜，這簡直是一個奇蹟。不到半個小時，整個驅逐艦已經裝滿了人。我們出清了碼頭上的人，天剛才亮。我在海岸上看見直到喀萊斯（Calais）的村子和市鎮一片火光。海岸以內的天空照耀着味列氏信號光和爆裂的榴霰彈。這便是我回到英國以前最後所見和所聞的東西，因為我後來入睡了。

回顧二十一日來的經過，最奇怪的便是我這一中隊不曾真正和德國兵接觸過。我現在希望的便是和德國兵真正接觸，再隔幾天，我們舒齊了，又準備……

六 法國怎會戰敗的？

法軍動員的情形

我們要明白法國戰敗的原因，應該先明白法軍動員的情形；法國女作家福德·斯鳩夫人（Fortescue）曾告訴我們說——

外國人很少了解法軍總動員 Mobilization Generale 對於法國人是怎樣的慘酷。每

一家庭間的快樂融洩，安閒靜穆，都被這幾個字摧殘淨盡了。

在總動員的氛圍中，我們只看見成千累萬的法國兵，鬚髯滿面，蓬着頭，個個都是疲乏不堪，在迷惘的情況中，負着痛苦前進；有的跌倒在路旁，把充滿了鮮血的靴子解下來。還有一個兵士懷中抱着嬰孩，蹣跚隨着大隊進發。在他動員入伍前幾天，他的妻子亡故了，遺下了這個孩子，已來不及去找尋養母，即使找得着的話，他也拿不出錢來。只有抱着這無母的嬰孩，一路等候機會，希望慈悲為懷的女太太們，代為領養，直到他重返故鄉，要是他能生還的話。

我們村莊裏的農婦們，都站在道旁觀看，她們自己的丈夫，父親，兒子們早在兩天前，動員入伍了。這些過路的兵士們，也有像他們骨肉的廢突然間，一個粗魯的中年兵士，走出行伍，奮步跑到一位懷中抱着小孩的少婦面前，他率直的要求吻那小孩子。許多婦人便哭起來了。

在這行伍的前後左右，常常看見那些「喪家」之犬，奔跑亂竄，東嗅西聞，尋找它們的主人。它們被遺棄在家中，奪門而出，還希冀找到主人之後，重溫舊夢哩。

我們的痛苦也開始了

在這舉國惶亂之中，我們的痛苦也開始了。起先是一個佩有三粒星徽的將官，要求我們供給他部下的官兵駐紮。在宣戰之初，我們總以為法軍不會駐在我們家裏的。現在呢，幾百個疲乏不堪的兵士，連跌帶步的進入庭院，一靠着牆便萎頹倒了下來，希望我們照顧他們。可是我們不久就感覺到供應的東西實在太缺乏了。臥室裏，起居家中的長沙發上，和走廊裏的行軍床上，早就安置了他們的軍官。於是車間，馬廄，洗衣室，走廊等，只好統統給兵士們居住。我們把鄉村裏所有的木板草料搜集攆來，舖在泥地和水門汀地上，給他們休息。又把舊布廢袋等做爲墊褥。地毯毛氈等都在徵用之例，許多兵士還沒有領到他們的軍用毯。（要準備六百萬大軍的全副軍裝確是件艱鉅的工作。）後來把一切可以取暖的東西，像浴室裏的毯子，梳洗時用的長袍等，一併尋出來，給他們使用。

從此過着異樣的生活

我們從此過着異樣的生活了。鄰居的洗衣室做了騎兵隊長的辦公室，打字機的聲音，搭搭搭的不停。馬廄變了軍用理髮室，常有兵士在裏面整容。教堂的祭台上放了法國兵的麵包和酒，這種神聖之地也給兵士們佔據了。這些兵士是在雨夜最後一批開

到。其中一個兵猶豫的道，在這神聖之地，如何能躺下來呢。我說，神希望他的兒子們都得到溫飽，一定會庇護你們的。

在廚房裏，兵士們半裸着身，圍着石頭水櫃，互相擦背爲樂。洗衣室亦被他們擠滿了，在那裏洗濯內衣。我不時到這些地方去走動，因爲兵士們正像迷途的小孩子，須要人去慰藉呢。凡是給他們一些小惠的，他們便視爲莫大之恩。譬如替他們懸上一面剃鬚的鏡子，給他們烘乾濕衣裳等瑣細事情，他們都很重視，認爲出乎意料之外的哩。

他們都
願意爲
我工作

他們都很願意爲我工作。看見我每天早晨去採素馨花，他們都自願效勞。腰間繫上了籃，走向花巷裏，雙手採摘。採好之後，他們要求我每人拿兩朵花送給他們的妻子。並說道，他們行軍到那裏，是不准對家裏人說的。現在如果把素馨花寄回家去，他們的妻子，就會知道他們還是很安全的留在風景美麗的後方呢。

一天早晨，我在花圃裏飽吸香草葵花和素馨的芬芳，幽美陶醉，真不相信自己還是置身於砲火連天的世界裏。我看到了奇異的景象，在素馨花叢中，忽然出現了長鼻巨脷的怪物，蠕

蠕而動。我不禁喘不過氣來，直到定睛看時，原來是兵士們戴了防毒面具在那裏採花。他們的官長叫他們把防毒面具戴上一小時，以資熟練，而這一點鐘剛巧是他們採摘素馨花的時間。

我對兵士
漸漸生了
愛心

我對於兵士們漸漸生了愛心。他們也常把心事對我們訴說。一派銷沉的士氣，真不是輕快的法國人在危難中所應有的。他們的將軍對我們說，郵件久久不到，兵士們出征以來，未獲隻子的家報。有一個兵士在動員時，他的妻子剛要分娩，現在不知道他妻子的生死存亡，也不知道出生的是男是女哩。還有一個兵士開拔時來不及收穫，家裏祇留着一個十六歲的女兒，靠了二十個法郎在那裏度日。還有一個兵動員時既未刈草，亦未把馬鈴薯種好。他的年邁雙親高居在山頂，在下雪之前無論如何不能收穫的。鄰居一個也沒有，騾子和車輛都被軍隊徵用，兩老靠着馬鈴薯過冬，目下音訊杳然。凡這些兵士大多數來自田間，心掛在堂上的雙親和一塊小小的田地，因為人和地都是少不了他的！

減少兵
士們的
憂悶

他們的將官宅心仁慈，曾向我們討教，有沒有法子減少這班兵士的憂悶。因為他們一到夜間就一起蜷縮在車間和穀倉裏，祇有一根燭火照在許多愁苦的臉上，

在我們鄉村裏還沒有一個咖啡館，可供他們憩息呢。後來我們尋到有一個營帳尚未被徵用，便把它搭在村子的中央。雖然有些漏水，然而紅白相間的條子看上去起倒還悅目。一到夜間，五六百個兵士擠在裏面，有的玩紙牌，有的寫家信，也有的在聽留聲機片，晚上從六點到九點，我們給他們備了熱咖啡和朱古律糖。

開拔時
有許多
流着淚

等到紮在我們山上的兵士開拔的消息到來時，他們之中便有許多流着眼淚。我們的通信地址簿上，平添了不少團隊營複雜的番號。兵士們又把他們妻子住址告訴我，叫我代為寫信通知，說他們的良人都很強健快樂，（即使不快樂亦得這樣寫。）

他們在破曉之前便離去了。只見一條赤蛇似的盤山而下——許多載重車後的紅燈，載着這些兵士，漸去漸遠。不知所之。

他們去了，但是還有別人來，來的還要來，不知道幾時才是盡期哩。

巴黎車站的
一

聽了福德斯鳩夫人的話，已經使我們十分難過；另有紐約 Emerald Tribune特派名記者湯普生女士（Dorothy Thompson）曾寫過一篇文字，是描寫「巴黎

車站的一瞥，」使我們讀了，格外覺得心酸了！現在把女士的原文轉載於後：——

默默的
一無聲息

巴黎的火車站月台上，兵士和他的愛人而對面站着，他的手放在她的馬夾下面，正圍着她的腰。軍官則握着她愛人的手臂，四個人一句話也不講。

「法國人是最歡喜講話的，」在這擁擠的月台上却默默的一無聲息。現在所要講的話，那一句不是講過了的呢？將要遇到的事情，那一件不是早已期待着的呢？

時代落伍的人

在巴黎車站上的兵士雖都穿着制服，但並不一樣。時代落伍的人呀，你們的臉爲什麼各各不同呢？你們是這樣的不齊，個人主義色彩是這樣的濃厚，你們有隱士的傲骨，有老於世故的慧眼，你們具有農村享樂主義者的口齒，你們愛好書本和女人；你們現在要會到蹶起的人了。

法國人是時代落伍的民族了。法國全人口四千二百萬，現在要敵八千萬人口的德國了。

個人色彩太濃厚

兵士把他的幼女放在肩膀上，手撫着她的頭髮，——他個人主義的幼女的頭髮，一個希罕法國小孩。

法國人口的出生率很是平穩，大家都奉行小家庭主義。一個人的能力，若能養育管教幾個孩子，他便生幾個孩子。若是一個聰敏的孩子，便送他到官立高等學校去讀書。

車站上，沒有人笑，也沒有人唱，更沒有軍歌。

一個穿黑衣裳的婦女懷中抱着小孩，面上流着淚。他的嘴唇微微的顫動着。一個九歲的男孩子站在他父母的身旁，他們倆急促而低微的說了幾句話。他哭的很悲痛，但是沒有聲音。

生離死
別的關
頭

汽笛嗚嗚的響了。軍官貼着愛人的腮，兵士再和他的情婦吻一次！在那生離死別的關頭沒有人願意管別人的事。沒有人講到德國兵和戰事。沒有旗幟，沒有人行

禮……更沒有說聲再會，他們推開了。便擠上車去。他們從窗口裏望出來——無數不同的面孔。現在他們終於笑了。慰藉的和會意的笑了，婦人女子都站了攏來，但是每個人是單獨的，每個人都被寂寞孤獨包圍着，各人成獨自的流淚。

沒有人
喊法蘭
西萬歲

火車開了。男人揚手，女人揚手，笑。

沒有人喊「法蘭西萬歲！」法蘭西從此去矣！

潰敗
的原因

我們讀了上面兩段文字，我們明白了法國因何潰敗？凡爾登英雄貝當上將在上次歐戰時曾以「不放他們過去」的不朽口號挽回了戰局，今日他所領導的波爾多政府為何與德國元首希特勒簽訂休戰條約？法蘭西共和及其偉大的軍隊已經遭遇了什麼命運？

法國的偉大與勇敢是無可置疑的。每一個法國人不問是平民，或是兵士，在過去及最近迭次戰役中，他們的勇敢久已有口皆碑，那些沒有遭遇到現代戰爭中空襲及戰軍攻擊恐怖的人不配作不負責任的批評。那些久居法國並愛法國的人應為懷疑法國偉大的民族性的最後一人。

但記者可作下列的推斷：

(一)法國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其民主政體的失敗。這並不是民主政治的失敗，也不是法國人民的失敗。這就是說，法國政治制度，在這人類歷史的大時代不能應付獨裁的軍國主義的無情打擊。

這是一個領袖問題，或者說是缺乏領袖問題，首先缺乏政治領袖，其次缺乏軍事領袖。法國的一蹶不振即以此為禍根。

覆按各種記錄，我們可以發現，在法國及在英國，都有許多青年將校，早已正確的豫見到德軍進攻的方式，但屢次向英法政府建議籌劃適當的方策，應付這種攻勢，兩國政客的惰性，及目光短淺，徒使這些警告如對牛彈琴。

(二)消極地採取法國可在馬奇諾防線後保持安全的理論，及過分拘泥於守勢戰略的原則，徒使法軍參謀部多數參謀的主動精神和勇氣為之頹喪，某某份子縱非叛國，也是犯了作戰不力的罪。

(三)法國的精兵及下級軍官，在色當陷落後，早已感覺到為其最高統帥所誤。各方面報告都證實許多法國大小兵團均能英勇作戰，有些地方，甚至孤軍奮鬥。

但是這些報告也一致證實，法國大部分士兵（他們都是有思想的）一致自供，「我早已曉得我們法國政府當局的腐敗情形。但我還想我能夠信任我們的將領，目前我們的將領

再貽誤戎機了，還有什麼用？」

德軍第一次突破陣綫後，這一類普遍的頹唐心理，即已傳佈到法國軍隊的某某部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

(四)法軍最高當局有些地方竟也不免貽誤戎機，舉例來說，法國軍隊在法蘭德斯被切斷六天之久，沒有接到總司令部任何軍令，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但確是實情。及至索姆河及埃納河陣綫第二次被衝突後，法軍總司令部差不多完全解體了。

(五)法軍陣綫的被突破就是決定法蘭西之戰勝敗的關鍵，一切觀察家都承認其原因一部分由於沒有炸毀萊斯河上的橋樑，這是最大的失策。另一部分由於巴黎的政客們昏庸到沒有明白盧森堡及比利時邊境的要塞，是否如馬奇諾防綫一樣的鞏固。還有一部分是由於調遣配備不良的次等軍隊防守比利時盧森堡的邊境要害地帶，這也是一個無可寬恕的大錯。

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德國陸軍，尤其是德國空軍，在數量上及配備上所佔的優勢。但

主要的原因，在於法國軍隊完全沒有防備到德軍大批戰車與大批戰鬥機轟炸機，密切聯絡集中進攻。除陸上及空中龐大機械化怪物聯合進攻外，德國方面還有訓練精勁呼應靈敏的機械化步兵，神速的跟進。支持戰車的進襲。據觀戰者告余，法軍作戰時仍墨守着訓練時的軍令，一見敵機飛到，即紛紛伏地，或避入樹林，或躲在各種掩蔽物後，以為可以避彈，詎知他們出來時，德軍的戰車隊早已浩浩蕩蕩開過了。

(六)法國人的邏輯，在紙上談兵時極為優良，但絕對不能應付這種突如其來的新形勢。結果是高級軍官中沮喪解體，這種情形並且很快地傳遍全軍。

法國人這種拘泥的邏輯還使他們政治軍事當局發生一種推斷，以為前綫既被突破，軍隊既已解體，勝利就不可能，法國也無獲勝的希望，從邏輯上講，法國只有要求停戰。

在同樣環境之下，重本能不重論理的英國人，第一便不承認有戰敗的可能，第二主張惟一出路在於繼續作戰。

(七)波爾多政府羅致拉伐爾為副總理，使法國投降更表現一種不愉快的印象。波爾多

政府外交部長波丹及拉伐爾兩人，都是遷就義大利派的鍵將。就是貝當總理在任駐西班牙大使時，對於西班牙元首佛朗哥，也甚擁護，這並不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

總之，法國戰敗的原因在於戰爭爆發前，未能早將全副精力，按照極權國的產量，製造飛機，戰車，軍火及其他重要軍用品。

英國未能以配備更完全的軍隊，猶其是未能以更多的戰鬥機轟炸機，來對付德國機械化部隊的進攻，無疑的應與法國共同負責任。

但這一切的根本原因還在於法國歷年來政潮起伏，有時看起來似乎是一個不統一的國家。在法國人民中帝制派也，保皇黨也，貴族也，工業巨頭也，始終沒有完全失去他們龐大的勢力。另一極端呢，則有共產黨與社會黨，在勞工界中，擁有極大的潛勢力。

法國刻苦耐勞的農民，在一九一四年前占法國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了一九四〇年已降低至百分之五十以下。以往十年中，法國如果沒有戰爭的威脅，或者已可和平的完成一種革命性的變遷，現在戰爭與失敗的慘澹黑影中，她當前最大的奮鬥，當然是謀復興了。

七 魏剛防線突破以後

一道臨時布成的防線

德軍自占領鄧扣克港後，歐洲西海岸自挪威至索美河以北打成一片，他們不停片刻，繼續南攻「魏剛防線」。這是一道長約一百六十哩臨時布成的防綫，自阿

布維爾至勒特爾（Reims）（里姆斯之東北。）

不讓法軍有稍蘇喘息的機會

德軍開始攻擊時，就派了步兵四十師，每師有一萬五千人，另有鐵甲師七師，每師有坦克車四百五十輛，輔以機械化步兵，炮隊，機器腳達車隊等。經過四天的猛烈攻擊後，又派步兵四十師及坦克車數千輛增援而來，德軍計劃是不讓法軍有稍蘇喘息的機會。

歷史上最可憐的惡戰

勒特爾之東面，原僅有炮隊進攻，到六月中旬又加派着大批步兵攻入阿貢泉（Argonne）森林，而西線鐵甲車隊則攻入盧昂（Rouen）之南塞拉河（Seine）下游，並且渡過了這道河流，一面降落傘隊向香賓（Champagne）平原紛紛降下（盧昂之南。）

這是法國歷史上最可怖的一場惡戰。

到了不能
再忍受的
地步

魏剛將軍命法軍且戰且却，他說：『敵人已精疲力竭，我們只要忍受須臾，即可轉敗爲勝了。』不過，德軍的精疲力竭是事實，而法軍則已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以雙方兵力論，該綫德軍一百五十萬，聯軍僅有一百萬人（法軍六十師，英軍二師，波蘭軍二師或三師，比利時軍一師。）無論人數和機械都不是德軍的敵手。魏剛不敢抽調馬其諾的防軍，同時又不敢抽調法國南部用以防禦意大利的十師部隊。他估計德軍將採取延長戰綫及擇弱進攻的策略，其戰事將展長至瑞士邊境，所以他不敢集中兵力於一點，但德軍却集中一點向塞拉河及馬恩河長驅而入，這證明守勢比攻勢難。

所謂
魏剛
陣綫

所謂『魏剛陣綫』是這樣的，在索美河下游阿布維爾、亞眠、柏龍（Peronne）一帶以塔形防綫阻止德國機械化部隊之長驅直入。這防綫之前面僅係用以阻止或擊毀機器腳踏車隊，鐵甲車及軍用車等。越到後方軍力越厚，讓敵人的坦克車衝入防綫之末端，那裏置有攻擊坦克車的炮隊和大量機關鎗等，分佈於河流下游及公路附近。

巴黎
不攻
自下

打了四天，亞眠及柏龍一帶法軍陣線內擊毀德國坦克車無數，法軍僅有最前線被迫退却數哩，不料德軍以加倍鐵甲車隊猛擊阿布維爾的英軍防區，那裏英軍人數甚少，所以德軍能渡過索美河口的三角洲而抵布勒色爾河（Bresle）於是福格斯勒司，俄克司（Forges-les-Baux）（爲盧昂以東的小鑛泉）遂告陷落。德軍計劃是切斷巴黎通海之路，並迫令魏剛沿東南方退却，則巴黎不攻自下。

巴黎已
開始撤
退工作

這時巴黎已開始撤退工作，同時德軍在俄易斯河之那雲（Noyon）及安河（Aisne）之斯瓦松（Soissons）着着進逼，俄易斯河是德軍到巴黎的一條捷徑，爲控制這道河流起見，必須奪取該河與安河之間一道運河的 Chemin Des Dames 大橋。再在安河以南取得立足點向馬橫平原進攻，這是第五天晚上的戰事。

德軍死
亡四十
萬

這場惡戰直使天地爲之震驚，河嶽爲之失色，德國以大炮替步兵衝開一條血路，法國炮亦在不停地吼着，天空鐵鳥捉對兒廝打，德軍在無情炮火下一個拉着一個的皮帶攀登高地，他們一隊一隊地作了沙場之鬼，一隊一隊地踏着尸首和血跡，口唱『開

進法國之歌，如潮水般前進不已，希特勒把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都用在這次戰役上，據法國官方估計，自星期二至星期日，德軍死亡四十萬，但德軍終於完成了兩面包圍巴黎的計劃。一面經過亞眠區域，另一面由巴黎西之塞拉河選流而上，這時法政府已從巴黎撤退。

法軍
已失
勇氣

自此以後，法軍即已喪失其再接再厲的勇氣，而當政府上台，開始向德軍覓取所謂「光榮之和平」。

第四輯 決勝階段的歐戰

一 英德如何作戰？

英國準備死戰到底

英國因德軍之深入法境，迫法國簽訂了停戰條約之後，已經而向着一面被敵人所控制的大陸了，所以即準備死戰到底。

英國首相鄧吉爾所預料的未來之「不列顛之會戰」，其關係之重要將超過一切的戰役，或許即是此次冗長的慘劇之最後一幕也未可知。

「不列顛會戰」的前奏

六月中旬英機的轟炸魯爾，和德機的轟炸英國城市，或許就是這個戰役的開場前奏，但到過末時，這個戰役將會達到怎樣的劇烈頂點？法國的媾和與德國的和平攻勢將於這戰役的發展上有怎樣的影響？還沒有明白的預兆。不過無疑的希特勒必急於動手，因為他的整個戰策是完全以迅捷為基礎的。

同樣無可疑惑的是如果希特勒在這「不列顛之會戰」中打了勝仗，則他就算是在此次戰事中獲得了勝利，而永遠不見日沒的大英帝國將從此覆滅。但是，英國如果打事勝仗，則他的艱巨工作還不過是剛剛開始。因為這次迫在眉睫的戰役乃是英國的危急存亡之所繫，如若希特勒獲勝的話，其結果很易於想像而得。如若希特勒打了敗仗，則他不過失去了克服英國的機會，但並非就是全局敗績；他依舊可以控制歐洲大陸，除非這次敗仗是厲害得竟使德國完全傾覆。這個結果是可能的，但事實上未必會如此。

英國之
兩件艱
巨工作

所以英國有兩件當前的艱巨工作：第一，防衛本國的根據地；第二，以後的博取最後勝利之作戰行動。她除了必須作力抗拒被敵人所征服的防禦準備之外，她也須在封鎖政策之外另作別種的攻勢，方能有戰勝德國的希望。

英國海軍確仍維持着海上的霸權，但是在拿破崙之戰時，她之所以能擊敗拿破崙者，不單是靠如長城一般的海軍，而也有賴於和封鎖並行的經濟攻勢以及出於際遇的聯盟。現在，英國勢須封鎖整個大陸。這個封鎖，再加上兵戈的蹂躪，或許將使歐陸於今冬遭遇饑饉，但

我們敢斷言受饑餓之苦者必不是德國人。金鎊或許也將和一百年前一般的發揮其威力，但對着經濟金融現在已經受着統制的歐洲。其制勝效力實頗可懷疑。而和英國聯盟的國家，現在也為數甚少，並且甚為驚慌——祇有一個猶豫不決的土耳其；俄國將來或許會因受到威脅而和英國聯盟，但實現的成分是很少的。

依
手

所以英國的第二件工作——即最後之勝利——實是非常之艱難的。但我們應明瞭這第二件工作和第一件是分別的，是並不聯繫的。因為第一件工作是僅限於防衛本國以抵擋仍在取攻勢，仍和戰爭開始時一般取主動地位的德國。但英國總必須將第一件工作做成之後，方能進而做第二件工作。所以，如若英國能夠擋開其眼前來勢甚兇的威脅，則戰事自然還要延長下去，其前途的發展尙難逆料，而英國的勝利則大半將有賴於她之能否得到帮手。也許兩方會忽然講和，也說不定，其媾和的條件或許是一方面讓希特勒獨霸大陸，一方面則保持其國家的完整。

我們當先觀察英國有怎樣的抵禦希特勒的攻勢之可能。

德國藉着義國的幫助，有兩個進攻「島國」的方策：第一，封鎖方策，用潛艇、飛機，或小型艦艇爲封鎖之具；第二，猛攻方策。前者是餓困，後者是進攻；換句話：一是包圍，一是攻擊。

方策
之
實施

實施這幾個方策，有好幾個方法，實際上，這兩個方策是互相爲用的；因此，德國人於實施時也許將兩個方策同時並用。

例如德國可派飛機去轟炸船塢、堆棧、商船和運輸船，這不但將使英國在供給上遭遇困難，同時也就是對英國的人民和其士氣的一種攻擊。由海面用大炮轟擊也可以具着這種兩用的作用，由卡萊和鄧扣克用長射程大砲轟擊英國的東南海岸和泰晤士河的船塢，也有同樣的效力。

但這種以潛艇爲輔助的封鎖，雖另有飛機的轟炸而僅限於海口或軍火工廠，此外別無實際攻擊的方策，則或許要被希特勒視爲太過於迂緩，不合於他向來的戰略。這種攻策當然不能像五月十日以後的情形一般，獲到驚人迅速的結果，而或許將使美國有機會以更有效的助力給與英國。況且這個方策將使已經熟悉敵人戰術的英國海軍能於最有利的地位施

行它的對策，所以這個迂緩方策似乎不合希特勒的戰略或德國的傳統政策。德國無疑的將對英國施行封鎖，但同時也必輔以他種攻擊的方法。

進攻的方策

進攻也有兩個方式：第一，普遍的殘酷的轟炸船塢，工廠，供給站，電力廠，最後並及於平民——其目標都在於搗毀人民的抵抗意志。第二，以空襲為大軍進攻的先聲——藉着降落傘兵和運輸機由空中攻進去，同時並藉着小艇，潛艇或快艇分向許多地點登陸攻過去。當一個海口被佔領時，即由較大的船隻裝載援兵去接應。

很顯明的，不論德國將採用何種方策或同時用幾種方策聯合施用，空軍力終將在決勝負之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因為德國總須依賴其空軍力的充分利用，方能希望由攻擊方策或封鎖方策中獲得確實的勝利。因此，初期的賭鬥必是空戰。德國必須在空際確實占到優越的地位，其進攻的方策方能獲得成功。

但是英國雖處於有利的防守地位，然而也不必一定等德國人先動手然後給以回擊。她的海軍和所企圖的封鎖即是一種進攻的利器，此外則皇家空軍隊已經屢次深入德境，轟炸

魯爾，這也屬於一種施行報復的重要利器和防禦上的攻敵之器。

敵機之
轟炸

在這初期的空軍爭勝戰中，雙方當然都注意於炸毀停在地面的飛機，炸毀飛機製造廠，以減削敵人的補充能力，炸毀油池和燃料貯藏所，以減削敵人的活動力，因而減削敵方的整個空軍力。

軸心國家必以這種空戰開場，然後利用其所有的一百五十至二百五十艘的潛艇和所有的馬達魚雷在狹狹的英國海峽中去作它們的進攻活動。英國則將用護航隊，海軍中的水面艦艇和海軍飛機以爲對抗。

軸心國的進攻即使決計一試，也許在空軍的活動已經破壞了英國的交通，已炸毀了英國的防禦組織，已切斷了外來的供給，英國的勇氣已沮之後，方會實施。

再則，進攻方策如果一旦實施，它必是一種規模極大的進兵，而決不是僅限於一隅的傘兵將降落於全國的地點，小艇將裝載兵士在英國的東海岸和南海岸各處登陸，以期在英國境內先獲得幾個立足之點，先佔據幾個海岸地點和飛機站，以便大隊的援軍即可以登陸接

應。

匪軍
的
用處

如若充份的陸軍竟能登陸——這件事很難於做到，真所謂言之匪艱，行之維艱——其進行的目標當然是去佔奪一切河道和交通線，使英國成爲四分五裂，失去聯絡。其進攻之路線大概是從華虛到秦晤士或其南面的塞汶；從亨白到謀爾賽；從太恩到司落威峽；從司落威峽到克拉特；和從摩雷峽到落區林。

但這種軍事行動都不過擬議之詞，都須視機會如何方能定其是否有實現之可能。「不列顛之戰」的最先會戰必在空中。在不久將來，必將展開一幅內容無從逆料的畫像，不過其爲十分殘酷則是並無疑義的。

二 枕戈以待的不列顛

英國八百年前的免受攻擊時期已告終了。在他們大戰壕的狹水和皇家海軍的鎗砲後面，在東海岸好幾哩路的鐵絲網後面，今天這島國的人民，男男女女，街街巷

英國八百年
免受攻擊
時期已
告終了

巷，都在準備德國的侵襲。

表面上他們雖都在修理沙袋，裝置房屋的防毒設備，送孩子到西部去，大家相信納粹或將於下星期中來此，可是普通的人還不大能相信真會有這樣一件事。人民還不能忘懷八百年的歷史和成功，而他們仍以爲這種新鮮的預防不免有些愚蠢。可是在倫敦四周，都有巡哨隊駐防的戰務局的長而陰暗的走廊裏，並沒有所謂幻覺，也並不是在做作。

事實

當前

依那些嚴峻，銳利，不過是很有禮貌的皇家官吏所見，目前的情形具有一種利益。假如不列顛和帝國從未遭遇過比較大的危機，則他們至少說從未遭遇過一次可怕的事實是這樣明顯的。可怕的事實是：

在過去不久，那配備精良，被很勇敢的帶領着，較聯軍要遠勝多多的德國陸軍已掃過荷蘭，比利時二國，衝破法國要塞，驅回英國遠征軍而獲得它大部份的流動軍需品。現在這隊德國陸軍已在英國海岸的砲彈射程之內，而德國則已統制着自必卡狄（Picardy）的索姆（Somme）河一直到挪威北極圈以上的巴杜（Bodoë）的歐洲大陸西方海岸全部。所以人

們已相信這幾個島的戰事已近在目前。

資料
怎樣

英國人雖知希特勒至少已省却了一種突向英國襲擊的那種行動，然而他們還相信德人將在這裏襲用開始進攻低原諸國時所用的同一戰略，於是計劃也都是依此而定的。

英國官員們都相信襲擊之來，必由一隊隊的，用戰鬥機保護着的德國轟炸機最先進襲所有的英國空軍根據地，企圖使防禦的飛機不能起飛，如他們在進攻波蘭時一樣。他們覺得這種德國轟炸機和戰鬥機必由幾方面來飛向英國集中——南面的從德國統治法蘭西境，從鹿特丹和在許爾德河口的尼柔蘭羣島，從阿姆斯特頓及在挪威新得的根據地。

所有這許多根據地都給與德軍以極大的便利。除非納粹的空軍力已於過去三星期中受了極重的損傷——據聯軍估計德軍已損失飛機二千五百架——則對這情形的推論是這些轟炸機將足以迫使英國戰鬥機分散保衛整個國家的力量，而使機身較大，較易受損的德國軍隊運送機得以從容來此。這裏的人都相信當英國爲第一批的納粹空襲人員佔領時，

這種飛機是一定會過來的。

第三批
軍隊

第三批德國的軍隊或將乘船而來。這裏的人都承認德軍既控制了海峽對面的許多港口，不難在聯軍的水雷區域中掃出一條航路來的。自納粹戰勝了丹麥及低原諸國之後，德軍已佔有很多的商船——足以運送幾萬幾萬的軍隊——很多的坦克車。預料在轟炸機與戰鬥機的保護之下，納粹軍的主力部隊將用此法在此登陸。

這些看來似乎是一種威爾斯的幻想，不過一般負責的軍事顧問現在都在很鄭重其事的討論。他們不會驚訝德軍將設法使軍隊在數處同時登陸。他們相信德國是在算計英國海軍的怕以巨大的軍艦冒險開近德國轟炸機，且以第一批德國轟炸機預先佔領英國飛機。據稱此種空襲的目標將為破壞全國的交通與實業。衆信每一企圖將為在英國星期七天制的新計劃實行有效之前，炸毀所有的飛機廠及軍火廠。

軍隊將在各鐵路交點附近降下以搗亂重要材料由供應地至工廠的運輸，同時復須設法佔領可供本國飛機運用的空軍根據地。

德國人的見解是他們在空中佔極大的優勢，使他們能深入英國的防禦，大規模轟炸供給英國飛機的飛機廠，用繼續不斷的轟炸辦法，他們或能於短時期內以數目的力量來覆沒無數次等的英國防禦機。

可能的一點

事實上，德軍最初或將忘了設法從海路來進攻，而祇集中力量以謀毀滅飛機廠和破壞交通。這裏普通的一般感覺乃是德國將無所不爲的來毀損英國的生命和戰爭力。

向比較不設防的愛爾蘭進攻，以冀獲取一個轟炸英國西海岸的根據地的計劃當然尚未決定。同時，除了傘兵的降落，及轟炸工業區域，飛機場，電力廠和鐵路之外，預料德軍還將以能自己已被納粹佔預的海峽各港口開出的二百五十噸的小型潛艇與行動迅捷而比較消耗較少的魚雷艇，來向英國的船隻下一次新的攻勢。

然而這些都不過是英國和中立國的軍事專家，對於德國開始進攻時所將有的企圖的猜想而已。攻擊的成功與否將視英國的防禦。直到現在德國對付這種防禦還是毫無成就。在

他們對英國海岸防禦工事的轟炸中，他們總要損失許多飛機，而英國戰鬥機之被擊落者僅祇一架。這種紀錄當然在祇有少數的德國轟炸機，而英國戰鬥機則大大超過他們的時侯造成，不過這總一樣顯出納粹將遭受較他們預料為多的困難。

加緊
防衛

在過去數星期中英國已盡每一種想像得到的辦法增加沿海的防衛。在懸崖邊巡察；沿海豎起鐵絲網；澆好三和土，而大砲也新近在許多地方架起以控制較重要的登陸地點。

同時，對於內地亦已訂定種種新的預防方法，以防足以侵入海岸防禦工事的傘兵隊。艾恩賽將軍已被任為國內防禦部長，而現在更有一個數萬人的志願團體組織成功，以察出及圍攻任何從空中落降的軍隊。不過對於傘兵主要的防禦還是分佈於全國各軍事要地的流動部隊。這些部隊都能迅速調集以向任何從天而降的納粹軍隊作戰。

空軍降
陸地點
太多

在許多地方，不列顛幾乎是一個盡善盡美的可以讓人家從空中侵襲的國家。全球恐怕沒有一個國家能如這裏的使一個空軍迷了路，而仍能降落在平坦的草地上。上面這事實，在未來數星期中對於英國方面或許很為不利。

然而我們應該記着，除了從弗蘭特斯回國的軍隊之外，現在國內軍隊有一百五十萬人以上。這種人分駐於每一角落的營地，不難協助流動部隊向任何準備登陸的大隊納粹軍人作戰。

假如德國開始進攻，那些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反對戰爭的和平主義團體的反動將如何，如果納粹到此，那六萬四千二百個現在在此釋放的日耳曼人和奧大利人將有何行動，沒有人能夠知道。不過中立觀察家預料德國第五縱隊必有許多麻煩。

不多年前英國之會受侵襲是必以為不可能的。今天這裏一致的意見是這事可以做得到的。

三 英德海空爭霸戰

英國空軍實力不足

端艱難困苦的危險中。

英國首相邱吉爾氏，在他澈底認識了納粹的進攻荷比挪威的真正目的之後，曾經大聲疾呼地警告過他的人民，大意說英國空軍實力的不足，終將陷他們於極端艱難困苦的危險中。

這個一向平靜嚴密的小島（英國）如今已經不再在鋼質牆壁（軍艦）的防護勢力之下了。從挪威南部飛來的飛機，可以很容易地越過這些銅牆鐵壁，而在一個半鐘頭之內飛到蘇格蘭各埠大肆轟炸，同樣地從荷蘭飛來的飛機，也可以越過這些牆壁，而於一小時內襲擊畢耳涅斯、茶坦姆、樸資茅斯的海軍根據地，及其附近的工業中心；同時它們還可以割斷英法間的海上交通，威脅多維海峽中的食糧與煤油的運輸。

幾條生命線受到了打擊

除非英國對於這些空中的攻擊能夠有極有效的抵制方法，不然，大英帝國的艦隊將被迫移駐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西岸各港，重新整頓。這樣一來，英國艦隊的封鎖效力必致大大的削減，英法間的交通定將受到阻礙，同時英格蘭南部和蘇格蘭北部的幾條生命線又將受到致命的打擊。

德軍的作戰計劃和目標

德軍的作戰計劃和目標，並不是直截了當地從希特勒腦海中幻射出來的，而是根據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教訓，依據充分利用空軍的原則，經過極縝密的技術研究而得到的一種產物。在柏林的許多專家，都肯定地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的潛艇戰術如果能夠肆無忌憚的更嚴厲一些，那麼無論你英國的海軍多麼利害，最後的勝利終將是德國的。此項結論，推翻了一個古舊的軍事原理——勝利的獲得基於敵人主力的消滅；同時它又增強了一項原則的正確性——對付一個與世隔離的島國，第一應當割斷她的食糧來源，第二應當消除她沿海岸艦隊的防範力量。

空襲英國的最好根據地

要想完成上述的兩重任務，潛水艇和飛機便是最好的工具，尤其是後者，因為它活動的範圍較廣，可以從各方面襲擊敵人的軍艦、商船、工廠等。但是，另一方面，轟炸機的航距是有限制的，因此德機如果要活動的話，它必須先獲得一個距離敵人較近而距德國反而較遠的根據地。在這次歐戰爆發的初期，德國襲擊北蘇格蘭英軍根據地所獲得的經驗，更確定地證實了此項需要的真實性。於是挪威、荷蘭、比利時，便相繼的被德國所佔領，因

爲她們不僅有良好的軍港，能夠供給充分的軍需給養，而且還是空襲英國時最好的根據地啊！

德國海軍非英敵手

我們還記得，依照凡爾賽和約的規定，德國海軍無論如何不會是英國的敵手，她的造艦程序不能超過英國的百分之三十五，同時又禁止有潛水艇，但是時至今日，德國作戰計劃的英勇靈巧，竟使一般人對於不列顛帝國的前途大爲擔憂！

空襲英國海軍的心臟

德國在戰後所落成的軍艦，原都是爲了保護海岸而設計的，最適宜於用來作更速度的退却，或是運載軍隊至挪威荷蘭各港，或是在海上担任搜捕的任務——羅連的斯比上將號即其一例。換句話說，德國決不預備在水面上和英國發生正面的衝突，她所依賴的乃是潛艇與飛機，用它們來破壞敵人的航運，特別是用飛機來襲擊不列顛海軍的心臟。

德按預定計劃作戰

目前戰事進展的情形，很明顯地告訴我們，德國正在按照她預定的計劃作戰。潛水艇和飛機，不斷地用魚雷炸彈來破壞英國的航運，使它們在北海方面不敢遠

離蘇格蘭的海岸，大量飛機的轟炸福斯河口與斯卡派佛洛的海軍根據地，迫使英國艦隊將封鎖線的距離更移遠了些，同時，目前德國又獲得幾處距英國極近的空軍根據地。

空襲尚未
得到有效
戰果

然而，在德國的對英空中襲擊還未得到有效的戰果以前，英國仍能設法維持她命脈所繫的海上貿易。同時她仍將繼續實施她那遲緩的，逐漸收攏的壓迫封鎖政策，這種政策，在第一次大戰時，曾使德國人民意志渙散而收極大的效果。至少，一直到現在，無論飛機、潛艇、水雷，都還不能有效地阻遏大英帝國的海上貨運，何況英國船艦上警戒設備的改進，竟使德國喪失了開戰時潛艇總數的三分之二。並且集體護送制度以及海上搜捕政策也都收得很大的成效；此外新輪的建造，和丹麥、挪威貨船的獲得，其數目足夠抵償英國因戰事損去的船隻而有餘。說老實話，英國工商業因航運受襲擊而遭受的損失，其程度遠不如因蘇芬戰事而受的損失來得大呢。

封鎖政策
大大改變

在上次大戰之前，實施封鎖的國家，往往將封鎖線很接近地敷設在敵人港口之外，她們所採取的是『恭候光臨』的政策。但是自從有了潛水艇之後，這個傳統

的政策便大大的改變了，封鎖者被迫將封鎖移到較遠的距離，因此不得不多多應用巡邏艦來輔助任務。這次戰事中，協約國的封鎖線距離德國海岸很遠，可是這樣一來，却給了偵察機一片較大的活動面積，它們的任務是：隨時將敵人的行動，用無線電報告給泊在水上的軍艦。這種封鎖戰術的改變，可以告訴我們英國艦隊爲甚麼放棄了在北海的活動，同時又拒絕駛入波羅的海的緣故；還可以告訴我們爲甚麼協約國在地中海祇施行部份的封鎖，那就是爲甚麼將主要艦隊駐守在直布羅陀與近蘇彝士河處，而僅用少數船隻來搜索北非航路上的船隻。

但是，封鎖的效率却決不因距離的變更而受影響，事實上，從來沒有一隻德國船會經漏網而過。同時滯留在德國的本國商船，也都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唯一的用途便是運輸軍隊，挪威戰役，可資證明。

估了控
制海洋
的便宜

協約國的能夠控制海洋，除了可以保護本國航運及切斷德國的貿易之外，還有更大的利益存在，那便是可以隨意將軍隊運至各重要據點，可以不斷地供給給

養，同時當危急時，可以作緊急撤退，上述種種，都曾在這些挪威戰爭中表現過。協約國軍隊在龐大海軍保護之下，在挪威的中北部登陸，後來戰事失利，就很快的撤回本國，或者用船載至那維克，這都是佔了能控制海洋的便宜。

因為要避免空中的襲擊，這些船艦必需航行很長的水程，本來可以逕直駛往目的地的，現在却必需繞道而行，這完全是因為要想駛出敵人轟炸機的航距之外；雖然如此，他們仍是時時刻刻用飛機或潛艇來四週偵察，以防敵機的襲擊。

從上述的種種活動中，我們可以開始對飛機和軍艦的威力作一個實地試驗。但是，雖然空軍因為機械與技術人員的不足，較海軍為稍遜一籌，然而仍無損其威力，至少現在我們可以知道潛水艇、驅逐艦、輕巡洋艦，都可以被飛機炸彈所炸毀，假使着彈夠多的話，就是主力艦也不免要毀滅呢。同時軍艦上的大砲也常常受了炸彈的影響而減低其準確性與有效射程。在戰前，英國的專家委員會，曾經發表過一個視察海軍後的報告道：『目前我們還無法建造一艘不畏空中炸彈的戰艦。』

但是，截至目前爲止，我們僅知道有一艘羅尼號曾爲炸彈擲中而受有微傷，——雖然德國宣稱擊沉了敵人十一艘主力戰艦，而邱吉爾也會對此訊加以切實的否認。

英國官方宣佈，有驅逐艦四艘，潛水艇若干艘爲德國飛機所炸沉，又有驅逐艦三艘爲德艦炮火所擊沉；然而德國却宣稱炸沉了英國驅逐艦十艘，巡洋艦五艘，主力艦與航空母艦各一。德國自稱損失巡洋艦三艘，而英國海軍部却又替她加上五艘巡洋艦與七艦驅逐艦。

破壞力
最大的
戰具

據可靠方面的報告，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破壞力量最大的戰具乃是水雷及大砲，而炸彈却僅居第三位。飛機的缺點有三：一、火力不強，二、脆弱易損，三、其活動需受氣候的束縛。

大隊飛機
威力仍十
分可怕

然而大隊飛機的威力仍是十分可怕，就像在挪威戰役中所演出的一樣，除非也用飛機來迎擊或是用有效的高射砲來抵禦才行。所以事實上，空軍力量的增強並不能減低砲兵的需要，而那些價值鉅萬的主力戰艦也並不是不合時代的東西。

老實說，任何專家也不敢大胆地說海上浮動砲壘的光榮時代已成過去了，不然，何以今

日德意諸國仍孜孜於戰艦的建造呢？究其故，飛機航程的過短實有以致之。至於將來軍艦的建造，當然第一先得加強防空的設備，甲板增厚，砲塔的防護也需要改進，同時對於高射砲位，一定要有最週密的保護。過去，我們看見軍艦由木質的艦艙進步成爲鋼甲巨艦；現在，根據堅毅的防守終能克服猛炸的攻擊的原理，戰艦的發展是必然的。

潛水艇好
像沒盡多
大責任

戰爭剛起時，一般人那預料潛水艇將予航運以莫大的威脅，但是現在潛水艇好像並沒有盡多大的責任。至少我們可以說飛機的活躍可以影響到以後軍艦的設計與海軍戰術的改進，而潛水艇却並沒有起這種作用。當然，話又說回來了，它們各自有不同的活動範圍，而飛機、軍艦、潛艇三者互相配置聯合作戰，乃是最有把握的獲勝捷徑。

決勝戰
場在北
海附近

因爲此次戰爭的決勝戰場是在北海附近，所以我們不可不對英國在該處所佔的優勢加以重視。德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商船——三〇九艘，共一，五三〇，〇〇〇噸——滯停在其他中立國港內無法回國。而英國則不然，並且英國商船被德國潛艇或水雷擊沉的，真是微乎其微。人力物力從英國各殖民地及各中立國源源不絕地運到英國，在軍

艦保護之下，德機簡直無法可施，這便是海軍勝過空軍的例證。

假使海軍的國內根據地能夠不受損壞，同時又能取得空軍的合作而實現以飛機爲軍艦的兩臂的計劃，海軍一定能夠在目下的戰鬥中，留下有史以來最光榮的一頁。

#7

112342